

人

HUMAN LIFE MAGAZINE

期一第 卷九第

子右仁
生



總統函謝呈獻藏經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公鑒 中正
七十初度厚承嘉惠感慚交縈，赤禍未除河山
待復，維期許之彌篤益寢饋以難安，惟有更
勵初衷，共圖大業尚冀時錫昌言，用資匡迪
，衷申謝悃，並候

時祺

蔣中正 啓



(景全寺雲碧平北)

版出日十月一年六十四國民華中

行發社誌雜生人

回顧與前瞻

東 初

一、發揮佛教與論的威力

我們這本刊物問世，已經整整八個年頭，本期便是進入第九年了。在這廣漠宇宙的生命中，八年的光陰，原算不得什麼稀奇，但以個人生命的活動，殊不能說是短暫！在過去八年的當中，承蒙海內外作者、讀者的愛護，以及本刊各位董事經常的援助，使我們對國家民族；特別對佛教，總算盡了一點微末的貢獻——與論。只是這些微末的貢獻，在國家社會間，在佛教裏究竟發生多大的力量？這只有從各方面所發生反應如何？就可證明我們的影響力如何？

在全國人民萬分痛心的時候，政府撤退首都，上海危急，實島人心極度恐慌的當兒，便是本刊誕生的時期——三十八年五月。這個時候，海潮澎湃，來不久，佛教出版界呈獻出如水一般的冷靜。本刊無異為海中掀起一點波浪，從此覺醒，（後改覺生），菩提樹，臺灣佛教，佛教青年，大乘，梵音，中國佛教先後問世。現在自由中國佛教定期的刊物，總約八九種。以實島來說，殊不能說是少。七八年來我們對於國家，社會，道德，世界和平根據佛教的立場發表了不少意見。不敢說對於社會裏會發生多大領導作用，但至少帶給同道們對佛教文化一點新鮮的趣味！

近年來佛教，所以顯得太沉悶，就是佛教裏缺乏一種有力的輿論鼓動。佛教制度的不良，積弊不能革除，教會無能，是非莫辨，徇情，自私，衰弱，種種不健全現象，都需要嚴正輿論來督促與糾正。輿論對於佛教，對國家社會所負的責任，不讓於任何一個團體或一個弘法的人員。我們切不可忽視輿論的威力，它雖不是刀鎗，但人言殊可畏，猶勝於刀鎗。民主國家所表現的力量，並不是鎗炮，

乃是民衆輿論。輿論不屬於任何個人所有，乃是代表整個團體正義與真理的呼聲！所以我們要想革新佛教，必需重視佛教的輿論，擁護佛教輿論——發揮佛教輿論的威力。督促佛教革新，使佛教不合理制度，積弊，能够革除，使佛教文化能够發揚光大。今日佛教迫切需要的，不是金錢，乃是公正的輿論，有了公正輿論，才能督促佛教革新！

二、發揮佛教學術的理論

今日世人對於佛教的忽視，其原因雖多。但以佛教文化教育學術思想不發達，乃為其重要的因素。佛教雖以教化有情為目的，但佛教沒有的教育，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但佛教僧尼的智慧，並不怎樣高深。佛教是文化的宗教，佛教文化並不發達。佛教雖有若干種雜誌，滿載八股式的文章，甚至若干文稿。不特不能完全代表佛教學術的真義，增加佛教學術的價值，反使佛教學術價值降低。考其所說，不但膚淺，幼稚，甚至似是而非，類似外道思想。有些來自日人著作，方言術語都是日化，更是笑話。因此，我們覺得辦一本刊物，並不簡單。一本刊物，不特要注意內容學理，並且要注意寫作的技巧。沒有充份學術的修養，不能發揮高深佛法的學理。所以一本刊物問世，它的內容價值如何？不特代表主辦人學術見解，並且代表整個佛教知識界（包括作者與讀者）學術的修養。現前的佛教人才固然恐慌，而一般佛教寫作者，不論老年的，或少年的，都賴於寫作，其對佛教學術發揚遠不及前人。縱許寫佛教刊物寫稿子，也是為人情所縛，敷衍寫幾句不負責任的話。所以佛教學術思想，日漸低落。寫到這裡，我們想到偉大的太虛大師，他畢生精神都用於寫作；我們只要打開它的全書，就知道大師的寫

作的精神。大師寫作涉及的内容，從中國諸子百家到歐西古今哲學家，佛教的内容，那不肯說了。大師一身，以佛教為已任從不推委。凡有關政府社會團體，或學者忽視佛教的部分，絕不旁觀，挺而發言。所以大師影響佛教的方面固大，而影響世人對佛教發生好感者更大。反觀今日佛教的作家。不特涉及佛教是非不願辯護，即涉及個人是非也不願答辯。這在個人修養上說，那是賢聖的態度。然以維護佛法的立場，殊不贊同。大師的個人學術修養的成功，以及受人擁戴。固然由於大師的宿慧，但大師菩薩誓願精神，無時無刻不在寫作，乃為其成功的秘訣。我誠懇地希望青年同道們，我們要步太虛大師的後塵，要負起筆杆努力為佛教學術思想奮鬥。

今日人類知識大開，一切迷信色彩儀式要革除，要注重佛教文化學術思想發揚。現代科學發達，足以輔助佛教思想說明，二千五百年前佛教的宇宙觀，法體的說明，都與現在科學原理不相違背，並且很相近。今日的佛教學者，不特要研究佛學，並且要進一步研究科學，哲學，要使佛教學術輔導科學前進，使佛學成為科學中的一種科學，佛學能輔助科學成為和平的工具，不為野心家所利用。今後佛教刊物要重在學理宣揚。學理是佛教生命所繫，要續佛慧命，要提高佛教身價，唯有發揚佛教學理。佛教要學術化，不要宗教化！佛教在世界學術上能發揮重大的貢獻，必能贏得世人的敬信。

三、確立佛教革新中心的思想

反共抗俄，復興建國，為今日國家政治中心的理論，但今日佛教所處的環境，更惡劣於往昔，其與國家同樣陷於孤立。目前佛教最苦悶的，是缺少領導的人物，一是缺少中心理論。沒有領導人

物猶可。沒有中心思想則不可。政治上目標，反攻大陸。然而我們佛教的目標，當然希望同大陸，但我們復興佛教，並不是要復興大陸那樣的佛教。大陸佛教早為革新佛教的對象。所以今日佛教最缺乏的，就是革新佛教中心理論。我們有了佛教中心思想，才能發揮佛教青年的情緒，才能樹起一個新的作風！發揮革新佛教精神的力量。佛教革新固然要賴於此，個人成功亦復賴於此。試觀太虛大師畢生奮鬥的精神，即在整理僧伽制度論，革新佛教。但大師一生奔走，其個人是十足成功，然對佛教革新的工作，已完若若千嗎？以大師「僧伽制度論」來說，始終還是理論，根本未能實行。

今日佛教的處境，無論於國內或國際，均惡劣於太虛大師時期千萬倍。光緒末年，由於政治上革命思想激起大師佛教革命的思潮。但當時佛教基礎穩固，社會經濟狀態迥異於現在。今日大陸佛教整個垮了。所以現在不僅要革新佛教，要重建大陸佛教。憲法上雖有「信仰自由」條文，然而我們說不作通盤計劃，作為建設大陸佛教的基礎，這今後佛教非常危險。即以臺灣佛教來說，佛教經濟毫無基礎，信眾的負擔日漸加重，應如何減輕信眾負擔，是目前最大的問題。而佛教徒狂妄，社會經濟，不斷的在變化處，處處影響佛教生存。即使短時期不會發生變化，佛教信徒也因負擔布施義務日漸加重，也會日漸減少。相反的異教作風，在此物質高昂時期。無知識的國民，小孩子們經不起異教徒的誘惑，糖果誘惑，下一代的國民，國家祖宗都不要了，還會再來信仰佛教？所以我們認為革新佛教的理論，不是建設莊嚴寺院，或是廣招徒眾，該如何使佛教能深入社會，鄉村，農工商各界。使佛教成為社會大眾一種有意義的生活力。我們要爭取社會青年；兒童。青年，兒童，都是下代的主人翁，我們萬不要忽視青年。今日佛教的陣線走出來，十之八九是老弱年邁的，很少朝氣勃勃的青年。譬如緬甸，泰國的人民個個要出家當一次和尚，雖國王也不能幸免，因為大家視和尚受佛教教育為最光榮的，且為做人不可一種高尚的教育，所以他們視出家做和尚，絕不是消極，而是積極的事，這就是佛教深入民心成為國民生活中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我國的佛教一向是僧尼佛教，不是國民的佛教，佛教與社

會脫了節，視佛教為消極的，僧尼為落伍的份子。所以今後要使佛教光大必需提倡佛教社會化，僧尼職業化，要謀生活獨立，不依靠信徒布施，要以一個新的作風來革新佛教，使佛教成為社會大眾共同信仰的中心。

四、發揮佛教的風度

一本刊物，當然要有它的風格，它的風格，不特代表主辦人的學術道德的修養，並且也代表佛教偉大風度。佛教的風度，就是公正，無私，寬容，慈和。因此，佛教的刊物的內容，不論是文章，或是新聞，都要有相當分量。都要衡量它會給讀者反應如何？設不細心審查，往往一篇文稿發表後，不特無補佛教的身價，反使佛教受到意想不到的一種惡劣反應，因此，佛教刊物，我們不主張常有筆戰文稿，以免互相攻擊。以一個人思想未成熟時，它的見解難免偏頗。同時人的環境也會影響一個人的思想。比如我國留學日本的說日本佛教好，留學東南亞，就說東南亞佛教好，其實佛法一味的，說好說醜，都是有情妄見及環境致然。當然，我們中國的佛教徒應無條件的尊重中國佛教傳統觀念。根據中國佛教的立場，我們固然不贊同僧眾娶妻，但也不贊同肉食。要是在佛教刊物上辯論佛教徒這一類的問題，並無補於事實，東西民族習慣致然。

佛教的刊物，當然是代表佛教言論，代表佛教的說話。不是屬於私人機關報。所以佛教刊物的風度，要顯得光明，純潔，超然，無黨，無派，不吹，不拍，不作個人的宣傳，凡有涉及有損佛教全體聲譽，都得不拘情作正義的維護。

以上所說的幾點，是根據主辦佛教刊物的立場。刊物是代表大眾的喉舌，它是站在大眾前面，對佛教負有報到及指導的責任。其對佛教文化教育前途關係至大。所以特提出幾點當為本刊同人今後對佛教共同努力的目標，也是我們對當前佛教的一種觀感。今後佛教能否革新，同道們能否共同一心為佛教努力，就看佛教輿論的力量如何！

本期目錄

回顧與前瞻	東初
對法國青年比丘來臺	心悟
求學大乘佛法述感	唐湘清
佛教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樂觀
及共產主義	南亭
真假佛教之分	宇井伯壽著 曹景來譯
十疑今論(上)	釋道安
印度佛教初期的大乘思想(上)	念生
知難行易學說探微序	跋如
宋高僧傳講話	華嚴關主
新年人生月刊	諸家
話新棄舊	智光
關中日記	胡國偉
人生點滴	上官慧劍
為守戒行者掩關	海夫
含笑山房隨筆(十五)	編者
給一個方外的朋友	
新生	
佛教英文版	
編者的話	

對法國青年比丘來臺求學大乘佛法述感

心悟

法國青年比丘阿難陀尊，為求學中國大乘佛法，於十二月廿六日上午十時由日本乘飛機抵臺北，下午由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秘書長等陪同至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安住。阿難陀尊是西方比丘來臺求學大乘佛法的第一人，中國的大乘佛法，以後將由阿難陀尊直接帶到西方去發揚光大，此誠令人歡喜與重視！

阿難陀尊是法國人，今年廿五歲，兩年前在越南出家，禮越南佛教會理事長為師。他出家後即懷著尋師訪道之熱忱，遍遊亞洲各佛教國家：印度、錫蘭、泰國、緬甸、尼泊爾、菲律賓、馬來亞等他都去過，半年前為日本佛教徒邀赴日本研究日本佛教，他從研究日本佛教中發現中國才是大乘佛法真正發達的國家，於是極其嚮慕中國，他這次飛來臺灣求學中國大乘佛法，即由嚮慕之心所促成。

阿難陀尊至文化館的第二日，由該館館長東初法師陪同往北投居士林參加佛七念佛，此為阿難陀尊第一次參見中國佛教法事禮儀，他對此頗感興趣。東初法師又陪其至該地懷英語之教友家裡，談有關於大乘佛之意見。

阿難陀尊現暫住文化館學習華語，他對該館主人對他的優厚招待，甚為滿意與感謝！

阿難陀尊性情溫厚，抱負甚大，他不辭辛勞，遍訪亞洲各國求學佛法，以期以佛法促進世界和平，人類幸福的。他說：「欲求世界的真正和平，必須發揚佛法，唯有發揚佛法，才能促使世界臻致真正的和平」。

唯有發揚佛法，才能促進世界的真正和平，這是阿難陀尊的信念，但怎樣才能使佛法發揚，大乘佛法要以什麼辦法才能由東方發揚到西方？阿難陀尊對此認為有兩點辦法可行，一是東西兩方交換留學生及講師，一是多出英文佛教書籍。這兩點辦法，與筆者向來所想的一樣，但慚愧是我們中國僧徒，對此兩點辦法之前，都絲毫無能為力。真是遺憾！

阿難陀尊對於整個佛教的觀感，認為近代的亞洲佛教，曾受到外力的摧殘，一是軍事的，一是政治的，軍事的摧殘，即是戰爭，近代亞洲方面常有戰事發生，佛教的文化與建築被破壞的甚多。政治的摧殘，是限制與利用，至於利用方面，他曾舉日本佛教為例，他說，日本的佛教看來是很發達的，有很多佛教徒在努力研究，走着各方面的路，但他們所走的各方面的路，多為政治所利用，有的與世俗相混合，究其實，多失去純正佛教的精神，在日本要找真正能道出佛教之真義的人，實在太少。阿難陀尊對佛教的看法，實具有卓見，至堪欽佩！近代我國教友多有傾慕日本佛教的，認為日本佛教能隨俗，並能配合國家的政治，所以日本佛教能呈旺盛狀態，殊不知這種旺盛乃是佛教世俗化政治化的旺盛，並不是世尊佛教化與政治佛教化的旺盛，這種旺盛是失去佛教本身的立場與純正的意義的，阿難陀尊說此是政治式的摧殘佛教，這是入木三分的看法，實為見人所不能見的。筆者希望我國佛教同道們，要致力於佛法世俗，佛法政治的工作，不可使佛教世俗化，政治化，如果這樣，那佛教便將失去教化的崇高意義，而變成被利用的工具了。

阿難陀尊要在臺灣留居四個月，以便研究大乘佛教，及中國佛教禮儀。他歡喜穿中國僧裝，他說這種僧裝穿著身上很方便，不像南方的僧裝會隨時掉落。昨日東初法師曾教他作中國式的禮佛，所遺傳的是在今日臺灣找不到一位通英語的法師傳授他大乘佛法的真義。我在文化館兩天，朝夕和他相見，三餐與他同進食，彼此只是點頭，指指手，說不出一句話，真教我慚愧！我常想：他來臺灣是要求學大乘佛法，現在法師中既沒有通英語與法語的，如何能使他達到所求的目的呢？居士中雖有少通英語的，然而他們都是有工作的，那有時間來跟法師們當翻譯呢？要是他在這四個月中學不到一點中國的大乘佛法的真義，那我們真是太辜負了他萬里求道的熱心與宏願！筆者希望中佛會整委會諸公，對於阿難陀尊在臺灣四個月居留中，要好好地替他安排一番，為他物色一位精通英語的人當翻譯，領他去親近自由中國的幾位著名的法師求學大乘佛法，使他能在這四個月居留中瞭解到中國大乘佛法的輪廓，這是一件意義非常重大的事！今日自由中國精通大乘佛法的法師並不少，但求其能以西方的語文工具將大乘佛法向西方弘揚的人材，老實說還找不出一個，就是現在積極開始培植這樣的人材，至少也要三五年才能成就，何況在今日自由中國還沒有那位大德肯發心出來做培育這樣人材的工作，那我們要想到我們自己將大乘佛法發揚到西方去，真不知要等到那一年才能實現，而今精通法文英文的法國青年比丘阿難陀尊懷著大願，不辭遠道辛勞，而來臺灣求學大乘佛法，我們只須找一個通英語的人當翻譯，請有名的法師傳授他大乘佛法，那末在四個月月中他學畢回歐之後，大乘佛法便可由他而傳播到西方去，這是多麼簡速易舉而收效又甚大的事呀！

其次，阿難陀尊在臺灣受了我們優厚的招待，並使他到過他來臺灣求學大乘佛法的目的，這不但會使今日在臺求學的阿難陀尊感激我們對他友誼的深厚，亦將使他日後受由阿難陀尊所宣揚之大乘佛法的歐洲人，亦將感激我國佛教徒的高情厚誼，歐洲佛教徒對我們這一感激，便是我們與歐洲佛教徒建立互助合作以發揚大乘佛法，促進世界和平的良好基礎，所以我們對阿難陀尊比丘來臺求學，為使大乘佛法向西方發揚以造福人類計，不能不予重視！更有一層意義，是：我國是接受印度大乘佛教最早而最又完備的國家，日本與韓國的佛教都是傳

少通英語的，然而他們都是有工作的，那有時間來跟法師們當翻譯呢？要是他在這四個月中學不到一點中國的大乘佛法的真義，那我們真是太辜負了他萬里求道的熱心與宏願！筆者希望中佛會整委會諸公，對於阿難陀尊在臺灣四個月居留中，要好好地替他安排一番，為他物色一位精通英語的人當翻譯，領他去親近自由中國的幾位著名的法師求學大乘佛法，使他能在這四個月居留中瞭解到中國大乘佛法的輪廓，這是一件意義非常重大的事！今日自由中國精通大乘佛法的法師並不少，但求其能以西方的語文工具將大乘佛法向西方弘揚的人材，老實說還找不出一個，就是現在積極開始培植這樣的人材，至少也要三五年才能成就，何況在今日自由中國還沒有那位大德肯發心出來做培育這樣人材的工作，那我們要想到我們自己將大乘佛法發揚到西方去，真不知要等到那一年才能實現，而今精通法文英文的法國青年比丘阿難陀尊懷著大願，不辭遠道辛勞，而來臺灣求學大乘佛法，我們只須找一個通英語的人當翻譯，請有名的法師傳授他大乘佛法，那末在四個月月中他學畢回歐之後，大乘佛法便可由他而傳播到西方去，這是多麼簡速易舉而收效又甚大的事呀！

(下轉第九頁)

佛教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

唐湘清

一、佛教與資本主義

佛陀之學說，與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博士所創三民主義，甚相吻合。故佛教雖極端反對馬克思之共產主義，然亦決不主張資本主義。孫中山博士曾有名言：「資本主義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以養民為目的」。夫資本主義既以賺錢為目的，則足以增長貪慾，佛陀教義以戒貪為本，其不能同意資本主義制度，彰彰甚明。蓋私有財產之漫無限制，為資本主義之特點，而佛陀在其教言之中，常以積聚財貨為大戒，如經云：「人生現在財產，為五家所共；何謂五家？一曰國王官長，二曰水火，三曰盜賊，四曰刀兵，五曰不肖子孫。世間廢人，辛苦一生，多聚財物，指望永富，豈知五家有分，他日未免敗散，如是公平取財，尚且不久，何況積聚騙取，豈能常速！」由以上經文，可以證明佛陀固不主張私有財產之漫無限制也。且佛陀所制比丘戒律，有不持銀錢之規定，良以銀錢為助長貪慾之媒，故佛陀制戒，注意及此。資本主義既為助長貪慾之淵藪，然則如何始能防止資本主義之弊害乎？曰：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博士所創三民主義為防止資本主義之弊害，已定有最完美之方策，其詳當於次文「佛教與社會主義」中述之。

二、佛教與社會主義

嘗考社會主義之種類繁多，派別紛歧，而在各種社會主義之中，厥惟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博士所創三民主義中之民生主義，可謂盡善盡美矣。事實勝於雄辯，自由中國在臺灣推行孫中山博士之民生主義，自三七五減租以至耕者有其田，以及改善勞工生活，實施勞工保險，皆有卓著成效，因而獲致社會繁榮，民生安定，各民主國家專家前來自由中國實地考察者，對於臺灣土地改革之成效，莫不交口稱譽。由此可以證明孫中山博士所創民生主義，確為最優良而溫和之社會主義，並非虛言。若民生主義乃溫和之社會主義，足以解除世人之苦難，最合於佛陀慈悲之教義。查佛教之僧團，應修六和敬，在六和敬中之「利和同均」，即為社會主義之理論基礎。又如雜阿含經云：「家中所有財物，常與世尊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共受用，不計我所」。凡此經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於本年十一月月中旬假尼京舉行第四屆大會，會程中原有「專題討論」一項，其中主題為：「佛教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中國佛教會曾約請 諸大德分別撰文，提供諸出席大會代表作為參考資料。嗣我代表團因故未能成行，及今檢閱來稿，查有唐居士論文一篇對佛教與上項主義之關係扼要闡述，極中肯綮，言簡意賅，發人深省。故特於此刊出，希能引起全世界佛教徒之共鳴，或至少對佛教與各種主義之觀念得一明確而共同之準則，幸甚！幸甚！

編者附誌

文，均可證明佛陀之理想與社會主義不謀而合。且溫和之社會主義，不僅可革除資本主義之貪慾，並足以撲滅共產主義之仇恨。方今英美等國，於工業制度之改良，勞工生活之改善，以及直接稅遺產稅之徵收，凡此防止資本主義弊害之政策，實施均有成效，故資本主義所生之弊害，已成過去。而危害人類之共產主義兇鋒，仍形猖獗，我佛徒應本釋尊救世救人之精神，以自由中國實施之民生主義為楷範，推行溫和之社會主義，庶可撲滅共產主義之禍亂也。

三、佛教與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以階級鬥爭為理論，流血暴動為手段，全以仇恨為出發點，與慈悲為本之佛教，有如水火之不能相容，柄鑿之不能相投。試觀我「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分會遍於世界各地，獨蘇俄並無分會，佛教不能見容於共產主義也明矣。雖朱毛匪幫竊佔下之中國大陸，仍殘存有少數之佛教，此因朱毛匪幫之統治尚未穩固，故不得不暫時保留少數佛教以作點綴，藉以欺騙世人之耳目也。若外蒙古淪入蘇俄魔掌較早，故外蒙之佛教，早已蕩然無存。又如西藏素為佛教發達之區，自淪入蘇俄傀儡毛澤東之手以後，喇嘛僧眾被殺害者無數，西藏佛教同胞因不堪共產主義之迫害，曾一度展開極壯烈之抗暴行動。我中華民

結 論

資本主義以貪慾為出發點，共產主義以仇恨為出發點，其源皆由於世人之愚癡，故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為貪瞋癡三毒之結晶。我佛教徒為撲滅貪瞋癡三毒，應推行溫和之社會主義，而自由中國在臺灣推行之民生主義，為最優良最溫和之社會主義，已有良好之成果，希望各地佛教道友有機會能到臺灣來實地考察，我們是萬分歡迎的。

真假佛教之分

——在緬華各界歡迎星洲佛教團代表大會上講——

崇 觀

今天緬華各僑團僑校聯合開會歡迎星洲佛教代表團，確實，我不會想到今天見到這樣熱烈的場面，我想大陸僑教權近一兩年來，三番二次派遣「佛教訪問團」來緬甸訪問，用盡手法拉攏聯絡僑胞，却不見僑胞對他們有任何歡迎的表示，他們悄悄地來，結果還是悄悄地溜走，而星洲佛教代表團，與此地僑胞彼此遠隔海洋，從來沒有聯繫，況此番又是路過此地，想不到他們連日來受到此一般僑佛僑領的重視，熱烈歡迎。

在星洲佛教代表團到仰光的那天，李紫榮先生夫婦，陳洪安先生夫婦，陳文亨先生，林世義先生，吳管書夫婦，暨馬次伯先生，盧偉林，林葆華先生等數十位僑領各界代表一百多人趕到機場歡迎，還有許多人未曾趕到機場的都在觀音山招待所等候因為飛機遲到，歡迎的人們在飛機場立候四五小時，這是多麼難得——當該代表團下飛機時，一股熱烈的鼓掌聲響，響徹雲霄，那種興奮的情緒，不是偶然，是證明這兒僑佛僑胞對佛法的真誠，另一方面，對真佛教與假佛教認識得清楚，在那一個鏡頭當中，充分顯示了大家愛國愛佛愛同胞的精神，當時參加在歡迎行列中的人，且有許多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信徒，這是「反共不分家」的另一證明。

我今天看到這個稀有熱烈的場面，生起了兩點感想：一點，記得民國三十年，我組團來緬宣揚抗戰國策，緬華精神動員委員會曾請我到這個自由僑胞精神堡壘演講一次，這是第二次，時間上隔了十五年，這十五年中的變化太大了，那時我國同日本戰鬥，還保有大陸上半個天下，許多地方還見到青天白日旗飄揚，許許多多的人，還可以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想不到十五年後的今日，我國民政府被逼着偏安在海島一角，整個大陸變成黑暗地獄

四億同胞都關進鐵幕，有的被共匪殺害了！活着的，也都是過的非人生活；看看今天這幅悲慘圖，與十五年前的景況比較起來，太悲慘！太傷心了！

第二點，竺摩法師剛才講說「佛教和平的準備」，意思說我們要達成和平的願望目的，還需要做一番準備工夫，這意思太好！本來「和平」兩字，不是空洞口號，是要大家來做和平工作，才有和平，佛陀主張的和平，不是受人壓迫受人逼害而不反抗的和平，那是弱者的表示，是Q的和平，要知道佛陀所說八正道法，當中有「正命」，我們的生命是要愛護，凡是妨礙我們生活，危害我們生命的人，我們是應當反抗的，不能不顧自己的生命去講和平，不能同強盜土匪去講和平，那種思想是絕大錯誤，佛指示我們對於毒害的魔鬼，不能慈悲，要消滅它，要降伏它，更要知道，共匪的心，是一股貪慾，瞋慾，癡慾，我們做佛弟子的人，應當消除衆生的貪瞋癡心，如果聽他的貪心瞋心增長，造罪作惡，而不設法制止，那不叫慈悲，而是殘忍，我們佛教徒反共思想的出發點，與一般人不同的，也就在這一點，普通的人是懷着厭惡憎恨的心來反共，我們佛教徒的反共心理，是一種慈悲觀念，是爲了要拯救共產黨徒的慧命，不忍他們造惡作孽墮落地獄受無間罪苦，是要降伏他的惡心，同時要衛護無數善良的人，根據佛陀教訓我們的道理，我們的反共，是當佛弟子應有的工作任務，我們今天回顧大陸四億同胞在共匪鐵蹄下掙扎的苦況，我們爲佛弟子應當生起大慈悲心加緊我們反共的活動，才是正當，平常我們喫齋，拜佛，修廟，供僧固然是有功德，那不算是大功德，能够幫助我們政府把危害國家民族，危害世界人類的共黨魔鬼消滅了，救國救世界，使世界人類免除恐怖得到安樂，那才是真正的大功德事。

竺摩法師說和平要有準備，這話是不錯的，曾經有人問我，反共，反共，反共，這話是不錯的，不見反共，我說，早已開始反共了，普通的精神動員，就是反共的精神戰，我們的精神戰，並且已經得到了勝利，試看今天我們這個會場的熱烈局面，就相信我說的話不是欺人狂人，要曉得反共戰事，並不單靠槍炮火力，最主要的，還在精神，越王勾踐長期臥薪嘗膽，最後終於復國，也全靠了精神，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只要我們的愛國愛民族的一顆熱心不死，國家民族前途終可得救，我們的領袖說：「百里長途已逾九十里」，這最後一段艱苦途程，我們大家應該加倍努力，要從各方面準備起來，以共同力量，方可制共匪的死命。

代表團東方博士，剛才他講到「西遊記」的故事，把該團團長竺摩法師比作唐僧說他自己要做個孫悟空，這話不但有趣，而且有很大意義，唐僧之所以能够完成西天取經的任務，也全靠了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一群忠實夥伴的幫助，他們有團結，所以成功，我們反共事業也是這樣，要有團結，才有力量，今天，上有賢明的領袖，下有廣大忠貞的群眾，一首多尾，所以反共前途，一定是樂觀的。——完——

十二兩期收支報告收入部份

一、讀者捐助	九五〇.〇〇
一、董事費	一、二〇〇.〇〇
一、訂售刊費	五三七.四〇
一、上期結存	五三五.四四
共收	三、二六二.八四
一、印刷費	一、三五〇.〇〇
一、錫版封面費	一、二六〇.〇〇
一、銅版紙一令	七五〇.〇〇
一、配給紙十令	一、四一〇.〇〇
一、編校費	一〇〇.〇〇
一、郵資雜費	二一六.八〇
共支	四、〇〇二.八〇
透支	六八九.九六

十疑今論 (上)

· 南亭 ·

香港正覺社，遇六念佛會，於本年九月二十九日，爲其第三屆百零八週屆滿之辰，出專刊以爲紀念。社長覺光法師，陳靜齋居士，囑爲文以光篇幅。筆者學問膚淺，愧乏專長，無以供獻者，但却之似爲不恭。因檢閱經中淨土宗諸著述，得智者大師疑論，條分縷析，語重心長，讀之令人感奮！大師生當陳隋之間，彼時持名念佛之傳播，尚未久遠，於念佛生西之法懷疑慮者本意中事。大師之十疑論，爲針對時人之病而作，有其必要。惟時經兩千年，念佛生西之教，已普及全國，而疑之者仍大有人在，此無他，蓋皆於佛法未深研究或初入佛門之士也。茲將歷年以來，諸致疑於念佛宗之問題，就記憶力所及者，彙集之而爲十疑今論。然以讀書少，不能旁徵博引，顧慮周詳，固未望智者大師之項背，聊以答二社長之雅望，「以光篇幅」，殊不敢當。

一、從是西方，過十萬佛土之極樂淨土，是否實有？

虛空無盡故，世界無盡；世界無盡故，國土無盡故；衆生無盡。此爲我釋迦世尊自覺聖智境界，諸大衆經中可數數見也。即本宗之阿彌陀經中，六方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云云。一大千世界，已包含有一百億之太陽系，亦即一百億之世界。況六方諸佛各有一大千世界乎？華嚴爲卷八華嚴世界品謂：「華嚴莊嚴世界海中，有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如天帝網，分布而住。此最中央香水海，名無邊妙華光，有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於中布列。其最下方有世界名最勝光徧照，以一切金剛莊嚴光耀輪爲際，依衆寶摩尼華而住。其狀猶如摩尼寶形，一切寶莊嚴雲彌覆其上，一佛刹微塵數世界周匝圍繞，種種安住，種種莊嚴，佛號淨眼離垢燈。……此上過佛刹微塵數世

界，有世界名金剛幢，以無邊莊嚴寶珠寶璣爲際，依一切莊嚴寶獅子摩尼海住，其狀周圍，十須彌山微塵數，一切香摩尼華須彌雲彌覆其上，十佛刹微塵數世界周匝圍繞。……此上過佛刹微塵數世界，有世界名妙寶幢，以青光明日月寶爲際，依一切諸天形摩尼王海住。其狀猶如寶莊嚴具，以一切寶衣幢雲，及摩尼燈藏網而覆其上，二十佛刹微塵世界，周匝圍繞，純一清淨，佛號福德相光明。——此中由一佛刹微塵數世界至二三四五，乃至二十佛刹微塵數世界周匝圍繞，其世界皆以佛刹微塵數計，由一至二十，雖現在所謂天文數字，亦不足以盡其百千萬億分之一。何況諸世界中，有迴轉形者，有江河形者，有漩流者，乃至雲形、網形、門闌形者。其中衆生則種種生類，種種形狀，種種相貌，種種壽量，種種族類，種種名號，種種心性，種種知見，種種欲樂，種種意行，種種威儀，衣服，飲食，處於種種村營、聚落、城邑、宮殿、我佛世尊，以自覺聖智，無不盡知。彌陀經中十萬億佛土，固是數之小焉者也，而極樂世界又是佛刹微塵數世界中之一。吾儕以數十年之壽命，極其足力，亦惟五大洲之範圍，而欲窮此世界以外之世界，詰其有無，誠如莊生所論，夏蟲不可以語於冰矣！或曰：此猶汝佛經中自言之耳，於世間之文獻無徵，吾不信也。曰：天文學上之一太陽系，有九大行星，地球爲九星之一，木火二星軌道中，有小行星一千餘。至於星河、星雲，爲吾人每晚之所目見者。古人於此，多所猜測：有謂由地球之水蒸氣而成者，有謂爲地球投射於天空之影者，有謂爲圍繞太陽系之星之大環者。近世望遠鏡發明，方知爲無量無數之星球匯聚而成。星球之大，有超過地球數十倍者；距地球之遠，有超過四十光年者。而星雲中亦有所謂氣體狀、固體或液體狀、恆星狀、環狀、螺旋狀者。在望遠鏡未發明以前，倘作斯說，鮮有不謬爲

夢囈者。然望遠鏡之功能，究屬人爲，若欲以之窺自然界之底蘊，猶有待於將來。但地球爲九大行星之一，地球爲吾人所依止，是誠一世界矣，安知太空中佛刹微塵數之星球，非一一之世界乎？若然，則西方極樂世界，亦佛刹微塵數星球或世界之一，是否實有，則不待辯而知之矣。況我之家庭住宅而外，有別人家庭住宅；我之國土而外，有他人之國土；則我此世界而外，有他人之世界，是亦理之必然者。海禁未開，或美洲大陸未發現以前，若有中國之背後，猶有所謂美國者，則其人非愚即狂。然今日實有執世界牛耳之美國，甚多國家，且惟其馬首是瞻。是則以凡愚淺智而疑釋尊聖智之境界者，可以恍然悟矣！

二、三論，般若，在在言空；極樂世界；依正莊嚴，似皆是有。一空一有同是佛法，得勿自相矛盾乎？

有念佛之徒，因聽十二門論而提此問題？予曰：佛法要妙，在破除我法二執而修福慧二嚴。二執不破，則所修皆成有漏，助長生死；二執若除，則一香一花，一瞻一禮，皆歸中道，亦即佛果之依正莊嚴相好也。猶琉璃瓶，中儲污穢，滌蕩乾淨，方可滿醍醐。

我法二執，亦譯人我執與法我執，或煩惱障與所知障，執即障也，味緣生理，障聖道故。凡夫具足二執，然其蔽，惟自造有漏業，受輪迴苦。外道具足二執，盲修瞎鍊，未得開悟，甚至貢高我慢，毀佛謗法，不惟無利於己，抑且有害於人。小乘我執已斷，法執猶存，然沉滯草庵，不起悲濟，棄利他人之勝行，失佛果之大利。是以般若多分言空；三輪重在破執。破斥其邪謬妄執，使知性空，於空性中而作自利利他之佛事，成無上正等之菩提。然二執之來，在不了緣生，所以十二門論觀因緣門第一中，龍樹菩薩即謂「衆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是法。」釋文中以外因

緣所生法，是空，次顯內因緣——十二因緣——本身亦空，緣空故，從緣生法亦空，是故當知，一切有爲法皆空。有爲法尚空，何況我耶？如經說：「佛告諸比丘，因我故有我，若無我，則無我所，如我有爲法空故，當知無爲涅槃法亦空。」當知此中無我者破我執，無我所者，破法執。緣生法空，涅槃法亦空，皆破法執也。此下觀有果無果門、觀緣門等之十一門，皆從多方面以觀察一切法空而破我法二執。且唯識法相宗，學佛者皆知其言勝義有，然唯識論之言曰：「若執唯識實有者，亦是法執。」三論固皆明空，而中觀論龍樹菩薩之言曰：「大聖說空法，爲破於有執，若復於空，諸佛所不化。」是皆徹底斥破法執而顯畢竟空之言，畢竟空者，不可說空與不空也。善乎！龍樹菩薩之言曰：「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法不成。」是知一切執障不除，所有言說，皆成戲論；所有修行，皆成有漏。然則念佛之士，倘執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爲實有者，亦成法執，有法執而欲求生西方，花開見佛者難矣！何以故？以西方極樂世界，亦從淨因緣生故，如幻有故。蓮宗實鑑誦常寂光淨土曰：「境智一如經證修，更無閑事滯心頭，情盡見除消息斷，一輪明月掛中秋。」我執、法執、染、淨、空、有，皆是情、見、閑事，此等閑事，有一滯於心頭，則去淨土遠矣。須知六百卷大般若經，其結果爲「無所有，不可得。」此無所有，不可得，即諸佛所同證之大般涅槃與大菩提，亦即西方極樂世界正莊嚴。所以經論之空，莫作空無會，而後可以知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之有，而空有之是否矛盾，亦不待智者而自明矣。

復次，中國佛教史論集，李孝本居士著中國淨土宗史，引李長者華嚴經論說：李長者廣集諸經所說，分十種淨土而判其權實：第一、阿彌陀經之淨土，是爲一部分未信法空實理之取相凡夫，示專誠憶念之法，使其心一分淨，而得生淨土，其土權而不實。第二、觀經之淨土，是爲一部分未信法空實理者，使觀想彼之色像，而使心生其淨，此亦權而

不實。實諸起信論所說，大致亦同。起信論云：「復次衆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有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當知李長者之權，與此中之勝方便，意謂說淨土者隱其空理而唯說其有，以法執未忘者於空生畏故。實則空有二輪，相成而不相悖。不因說有而便爲實有；不因說空而便爲空無。說者謂淨土宗從有門入，亦未爲不可。奉勸修淨土人，只應一意求生，不必談空說有。欲知極樂爲空爲有，須先知娑婆爲空爲有。稍涉佛理之人，孰不知此世界山河大地一切皆空，然仍不能不依之而起萬行。極樂世界，與此無不同也。

三、禪淨二宗之淨土觀，爲同爲異？

釋尊有言：吾始從成道，終至涅槃，於其中間，未曾說過一字。愚以爲禪宗之基本據點在此。故禪宗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當下明心見性，立地成佛爲宗旨。其所謂不立文字者，即不拘於名相，不立一實法，非謂廢除文字。是以所有言說，惟爲人解粘去縛，轉去則言說亦空。故六祖大師之言曰：「諸佛利土，盡同虛空。又曰：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石頭希遷禪師因藥山問法，語之曰：「怎麼也不得，不怎麼也不得，怎麼不怎麼總不得，子作麼生？」藥山因指，轉而諮詢馬祖。祖曰：「我有時教伊瞬目揚眉，有時不教伊瞬目揚眉，有時瞬目揚眉者是，有時瞬目揚眉者不是。」此等緒索，語錄中拈來便是，然皆不越不二一法，解粘去縛，直顯性體之範圍。因此，語錄中涉及淨土之文字，甚少。然六祖嘗引淨名經，心淨即佛土淨，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之語而利用之以說法，是則禪宗固同意於淨名經之唯心淨土或理淨土也。淨名經謂

：「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心淨之淨，亦去執縛之義。然「唯心」與「理」之淨土，設謂是理想而非事實，則誤會經文矣！不觀乎前文云：布施是淨土……四無量心是淨土，四攝是淨土，三十七道品是淨土。是則唯心與理云云，乃於淨除執縛之空性中，而努力修行六度萬行以度衆生者也。心清淨則與常寂光土合，萬行修則實報莊嚴土顯。維摩居士之言曰：「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群生。」則一言以備之矣。蓋未有心未淨而土能淨也。禪宗融生、佛、身、土於一心，故多以直覺而開發心要，以識得一則萬事畢，於水月道場，作空華佛事，虛靈空妙，殺活自由，又別具一付手段也。

然則淨土宗之淨土又當如何？彌陀疏鈔敘文中蓮池大師之言曰：「乃知匪離跬步，寶池湧四色之華；不出戶庭，金地遶七重之樹。處處彌陀說法，時時蓮華化生。珍禽與鹿鳥偕音，瓊苑共苑堂並彩。蓋由念空真念，生入無生；念佛即是念心，生彼不離生此。心佛衆生一體，中流兩岸不居。故謂自性彌陀，唯心淨土。」此中「念空」即是去執，「真念」即是起行，蓋心不空則行不淨，行不淨而能生淨土者，未之有也。至於念佛即是念心，生彼不離生此，直與禪宗心淨則國土淨，一鼻孔出氣矣！又以事理二門解一心不亂曰：「如前憶念，念念相續，無有二念，信力成就，名事一念。了知能念所念，非非二物，惟一心故。此心非有，非無，非亦有，非亦無，非非有，非非無，離四句故，名理一心。」「不亂者，不生妄念也。」妄念即是非有無，煩惱障。由於不生妄念，而契於不二之真心，則念佛三昧成矣，三昧成，則「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是則事理二種淨土，莫不包容其中。

由是吾得而斷言曰：禪淨二宗於理淨土，則若合符契，無有不同。禪宗於事淨土，甚少涉及，前已言之。茲以維摩、仁王般若二經：爲其代表，

印度佛教初期的大乘思想

字井伯壽作
曾景來翻譯

一、大乘經典的出現

大乘佛教興起的事情不甚明白，這可說是當然的，或說上座部系統的發達釀成小乘佛教，同時大乘部系統的學說發展了以後釀成大乘佛教，可是興起的年代是不能明白的，我們僅可推知紀元前一世紀時代，已而出現了大乘的經典，即在西北印度有了說一切有部的小乘佛教，又在南印度有了主張一切空的思想，南印度就是大衆部系統的據地，這裡發達了般若思想。可以知道紀元一世紀時，南印度已有般若經的存在，這好像是因為小乘佛教的極端固定化，而反動的興起了皆空思想。又因般若經的遮遣了固執以後，站在般若思想上建設了種種的大乘思想，遂而出現了許多大乘經典，這裡展開了印度未曾有的高遠雄渾的思想。因為前來把所有的經典都看作是佛說的，關於各經中的思想的發達連絡，都沒有研究過，專靠于諸論師著作的論說，而構成思想的歷史，可是直接記錄了佛陀直說的經典，一本都沒有，究竟阿含經尚不是佛陀直說的記錄，所以大乘經典完全沒有佛說的理由，唯有發達史的眼光看到各各的經典，才能够理解一切，但是這裡不可提起一切的經典來，以下只可把紀元一五〇——二〇〇年間存在的經典，考察其系統，當作龍樹以前的經典表示的大乘佛教。

二、般若系統

關於般若經，現在有了六百卷的藏經，此外尙有心經等的存在，但是這些經典不是統統存在於當今時，大百卷由四會十六分而成，此中第四分八千頌的小品般若，由中國譯經史眼來看，確實是紀元一五〇年以前的存在，又第二分二萬五千頌的大品般若，因為是龍樹的大智度論所解釋，可以斷定爲一五〇年以前的，其他第六分三百頌的金剛般若也可以看作同時代的產品。般若經的趣意，處處相同，

究竟是一切皆空說，一切皆空就是諸法無自性不可得，也可說是假名無實體，其他尚有種種的言詮。所謂空不是單指事物的虛無，究竟的內容是指摘諸法無固定的實體，一般的凡夫外學，承認我法我我的見解，以為人隔歷法法別體，這是實在論的二元觀。小乘雖說人我空無，只有文字的意義，尚以爲心王心所各有別體。雖然沒有常住性，法體到了空劫，要歸于空質，那在理論上差不多，距離有我說不遠，可以說質的方面站在同一思潮。或說沒有主宰的我，可是外學也不是單執于主宰我的，所以小乘所說的與根本佛教的說相不一樣。對於這樣的實在論，來主張一切皆空，可是實際上考察起來一邊，尚有固執于空的實在，若不然還是滯在空的一邊，還要否定「空亦復空」，進而必須反覆遮遣空空而不得停止，乃至否定了一切的固定對立，結果把一切爲「所統一」，而對立于「能統一」，這就是一切的第二而且真實的意義內容。又把這個「皆空」向外學小乘等，當作破邪的作風，假如借用實在論的言詮來說的話，怎樣否定了空，再而否定了空空，可是諸法在實際上，尚無何等的變化或者破壞，依然還是一樣的諸法而存在。然則可以知道，否定了空即非有，又把那個空否定爲非空，這不過是一種觀修思念的修習的方法，這種必須離開有無的二邊，站在更高的立場，來變改從來的看法。般若思想即由空觀站在「能統一」的立場，把一切看作平等無差別，能够包括一切當作「所統一」。這個「能統一」叫做「非有非空」的中道，又名「諸法實相」，其他真如，實際、涅槃、如來、法身、佛性等都是它的別名。然則所謂空就是常識的固定的實體，又是小乘主張的「恒有的法體不可得」，落有自性的實體，所以諸法不過是一種假名施設。但如果是每一件事物不能離開其他的事物而存在，如果有

了實體或爲法體而存在，那就沒視了互相的關聯，如果打破了這個固執的觀念，就可成立互相關聯的事物的真相，所以每一事物與其他的一切事物，有了全體的關聯，所謂空就是表示包括一切的一切事物，關聯的事物，其實能夠站在能統一，才有所統一的諸法的存在，雖說空也空也，尙無一法可以捨離，又無一法可以攝取，簡單的說就是真空妙有，所以一切皆空說的究竟，是爲諸法予以真實正當的根據的。般若經云：「不破假名而演實相，不動實際而建立諸法」。雖說非有，非空，也不是捨了一面的邪而取了一面的正，又不是尙有向空而構想了相對性。非有或者非空的當體就是絕對，破邪的當體就是顯正，這樣的想是由「現在實有過未無體」，即大眾部系統的思想發達而來的，也可說是根本佛教的發揮，所謂空的名字的起原，就是因爲把根本佛教的緣起說，當作凡夫外學小乘佛教而解釋，而指摘其相依相資性，就是說般若思想是因爲緣起說應于時代而改變，遂而現了人法無我。

般若經在理論上沒有獨特的術語，又沒有獨特的組織，它的法數名目都是小乘佛教的，組織還是基本于小乘，所以般若經即把小乘的一切破以爲空，又把其一切當作大乘，不想捨棄小乘，反要爲其建設，即給小乘的一切予以般若的根據，所以沒有拘泥于術語，組織只管進向于諸法實相的體傳。這裡般若經即站在諸法實相而解釋一切，即如說法的佛陀也看作諸法實相的佛陀，不作人間的看法，即在教相上來說，不是純粹的法身，却是報身佛。這是大眾部系統裡顯發達出來的，這樣的把諸法實相化爲人格，般若思想變爲這樣的說法，把一切誘導于諸法實相，顯現于實踐，叫做教即觀，教說的理論，寧可說是爲着觀行的修習，所以觀行的菩薩，一面是修觀向上，一面是向下化他，這在空觀上已站在諸法實相的中道所以能够救度衆生，已是中道所

(下轉第二二頁)

知難行易學說探微序

釋道安

江右蘇子邨，作了一本「知難行易學說探微」底書，送給我；並且很鄭重地說：「請你過細看一看，如有不妥底地方，千萬不要客氣，儘量加以斧政和批評；閱了之後，還要麻煩你爲我動動腦筋，作篇序文。」我接過他遞給我底書道：「你太謙虛了，我沒有讀什麼書，那裏敢動和批評你底大著？放在這兒，讓我慢慢底翻閱，增長一點新知識，到是我所願意的；至於作序，那就更難承當了，我既不是什麼留洋博士，更非名流學者，這官顯宦，縱然爲你作篇序文，我相信不但不能增光佳作底聲價，或者反會有碍於發行底消路，得着相反底效果，實在是大可不必吧！」蘇子正色曰：「你有所不知，古今中外，浮沉宦海，俯仰名場底人物，耳目蔽於聲色，意志馳於權利，思想醉於得失，心若蒙塵之鏡，情緒亂如麻，事忙多於沙，那兒還有什麼閒工夫爲文作序？雖然肯作，華辭或有可觀，然未必能符我著書底意旨所在；你就不然了，棲影林泉，遠離塵囂，耳目不昏於聲色，心地好比無纖塵底明鏡，性海若波平底止水，智慧底光芒，有似落日懸於碧空，無幽不燭，六根清淨而不蔽於私，也不會間形骸而分爾我，頭腦清醒，思想洞徹靈明，所見事理無不明白清楚，瞭如觀掌，只要我爲我寫序就得了，名不名，消路不消路，皆非我所計。」蘇子態度非常誠懇，於是我就向他說，既然如此，現在就請你把你寫「探微」底抱負和目的說一說，好不好？他毫不猶豫底說：

「我覺得凡是研究一種學說，必有一個抱負，什麼抱負呢？就是「致廣大而盡精微」以自利，「極高明而道中庸」以利他。自利是具足主觀底條件，利他是完成客觀底任務。有體有用，由用顯體，從體起用。研究學說底目的，既然是自利利他，那末，對於這個目的無關係底言論，就不必疊床架屋；研究底時候，應由廣大中採取精微；起用底場合，

要從高明裏顯出中庸。古人所謂「大智若愚」，這個「愚」字底工夫，就是廣大中底精微，高明裏底中庸。假如將別家底學說，一齊搜羅出來，分章分節，重述一遍，那就等於吃了肉，把肉骨頭還要擺在桌上，以表示佳肴豐富；但是肉骨頭擺出來，誰來受用呢？近代有少數作家，最喜把一種學說底演變，背景，佔領篇幅，對於某種學說底精華，卻沒有發揮盡致。而國父却與衆不同，知難行易學說第一章開頭，就是以飲食爲證，決不搬些古今中外底學說，來裝門面。講演社會主義，只輕輕底提一句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接着就是發揮自己底意見。如果國父將五十七種社會主義底時代背景，以及演變歷史，敘述一番；不但聽底人費氣力，聽底人也是無興趣；有體無用，怎能自利利他？所以我常常說，國父底學說是真心底流露，是真理底開揚。真心和真理，充滿宇宙，遍佈事物底；不管古今中外，上下四方，都有真心和真理底存在；沒有什麼演變，也沒有什麼背景；能演變，有背景底，就不是真心，也不是真理。普通學說，既不是真心，又不是真理，所以既有演變，又要背景。國父底學說，既是真心，又是真理；研究起來，如果也說什麼演變，說什麼背景，那就無異畫蛇添足，違背國父底本意。關於研究國父知難行易學說底著述，坊間出版底很多，其中有不少汪洋恣肆，不過立論各有不同。本書目的，是在自利利他底原則中，引起讀者注意，以免將國父學說與普通學說一樣底看待。國父當年與陳天華楊三同志所談的，莫不爲革命底言論；所懷的，莫不爲革命底思想；所研究的，莫不爲革命底問題。國父說：「余終日所研究者，革命學也。」所謂革命學，包羅甚廣；哲學，科學，佛學等，無不包括在內。國父說：「佛學可救科學之偏，佛教是救世之仁。」可見國父學說底淵源精博。陳炯明叛變時，砲毀國父圖書其中關於三民主義

義底中外參考書，就有數百種；而國父講演三民主義時，從來不說看了什麼參考書。這種「致廣大而盡精微」以自利，「極高明而道中庸」以利他底偉大精神，就是真心，就是真理。本書依據這個真心和真理，悉心研究，力求周詳正確，以期，完成國民心理建設，而收反共復國底堅實成果，不敢「若煙雲之過眼，去而不復見也。」這就是我研究國父知難行易學說底抱負和目的，希望你多多指正！

上面一席話，是四十四年五月五日蘇子對我說的，迄今已十八個月了。現在一方面把他自己說底寫出來，以明他這書底抱負和俾一閱序目的；另一方面簡略地介紹書中底：綱要，即知其內容若何。全書分六章，約七萬餘言，行文流暢而生動。第一章「前言」：首先說明孫先生因十次革命失敗底經驗，創立了「知難行易學說」，從根本上研究失敗原因，推知到國人受了「知之困難，行之艱難」和「知行合一」兩種似是而非底傳統古說之虧；進而說明四十年來，爲什麼孫先生的建設計劃不能完成？就是雖有好的「教」，而後人不明其「理」，「理」既不明，所以「行」起來乃得不到好的結果。第二章說明知難行易學說與普通學說不同之點：一、強調知難行易學說是真心底流露。普通學說是由思想分別而來的，好比池塘裏底水，是死的，有限量；知難行易學說是從真心中流露出來的，好比江河裏底水，是活的無窮的；一般人的心鏡，被七情六欲的塵垢所蒙蔽，以致有光明的體，却顯不出光明底用來；而孫先生的心鏡沒有七情六欲和「煩惱」，「所知」二重障，所以能創立知難行易的學說。二、強調知難行易是真理的開揚。真理又分人生和宇宙二種，人生底真理在無我，無我始有人，才能發揮互助的精神；宇宙底真理在大公，大公則無私，才能發揮民主精神。第三章說明知難行易學說底功能：分爲六節，佔全書篇幅最多底一章。六節是：能知則能破私；能知則能破妄；能知則野無遺賢；能知則朝絕奸究；能知則富強康樂；能知則實現遺教。孫先生的遺教是朝着自由、平等、博愛

宋高僧傳講話

念生

現存記載高僧事蹟的書，除了零星部帙不計外，歷代一貫銜接的，是梁慧皎法師所著高僧傳，唐道宣法師所著續高僧傳，宋贊寧法師所著宋高僧傳，明如性法師所著明高僧傳。這四部書的名稱，雖然這樣寫着，實際宋傳所載，並不限於宋人，明傳所載也不限於明人，只因著者是宋人明人，所以用這個名稱，而又稱為高僧傳三集四集。清末民初，道宣法師曾主持續編高僧傳，在北平法源寺設編輯處，我曾到過。後來聽說業已出書，但不知道什麼名稱。按照內例，應該是清高僧傳或高僧傳五集，但在各佛書目錄裏，尚未見着。

近年白話作品盛行，這幾部書都是文義艱深，不習慣的人，很難領略。我有意改寫語體，或者可以引起一部人的閱覽興趣，但是在臺灣尋得幾部書，談何容易！現在承蒙東初法師借給我一部宋高僧傳，姑且由這裏寫起。餘者留待將來的機緣。

宋高僧傳的著者，是有宋一代高僧，國家封他為通憲大師，賜給紫衣，這是君主時代對於僧人的榮典。這部書著成後，於端拱元年十月進呈，編入大藏。書的內容，計譯經篇正傳三十二人，附見十二人，義解篇正傳七十二人，附見二十二。習禪篇一百零三人，附見二十九人。明律篇五十八人，附見十人。護法篇十八人，附見一人。感通篇八十九人，附見二十三人。遺身篇二十二，附見二人。護誦篇四十二人，附見八人。興福篇五十人，附見六人，雜科聲德篇四十五人，附見十二人。

唐京兆大德福寺義淨法師

義淨法師，字文明，俗姓張，是唐朝范陽人。自幼出家，參訪過許多高僧，精研儒學及佛學書籍。由十五歲便發願要赴印度求取佛經。二十歲受了比丘戒，這項志願，更加堅決，直到三十七歲，就是唐高宗的咸亨二年（西曆六七一）才得成行。走到番禺，遇到同志幾十個人，都要同去，到了實

行上船，又都不肯去了。法師獨身遠行，所到的地方，學會了當地方言，得到了各酋長的禮敬，巡禮了印度的名山勝蹟，經過二十五年，周歷三十多國，到武后的證聖元年西曆（六九五）乙未五月，回到長安，取得梵文經律論將近四百部，合計為五十萬頌，金剛座真容一鋪，（佛像）舍利三百粒。武后親身到上東門外迎接，各廟僧人，備具幡蓋歌樂前導，武后敕令在佛授記寺駐錫。

法師回國後，首先與于闐國的實義難陀法師，合譯華嚴經。（大正藏二七九，以下括弧號碼省大正藏三字）到了久視（武后年號）年以後，才獨自負起翻譯的責任。由庚子年（西曆七零零）到長安，至癸卯年，（西曆七〇三）在福先寺及雍東西明寺，譯出各經如下：

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六六五）

能斷金剛般若經一卷（二三九）

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四五五）

曼殊實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經一卷（一一八）

莊嚴王陀羅尼經一卷（一三七五）

長爪梵志請問經一卷（五八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五十卷（一四四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尼奈耶二十卷（一四四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四卷（一四四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安居事一卷（一四四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隨意事一卷（一四四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卷二（一四四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十八卷（一四四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羯磨那衣事一卷（一四四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羯磨那衣事一卷（一四四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羯磨那衣事一卷（一四四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羯磨那衣事一卷（一四四九）

四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二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目得迦十卷（一四五二）

藥師如來有驗。請法師事藥在大佛光殿重譯出藥師流清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二卷(四五一)(初譯爲四四九隋唐曆笈多譯，名藥師如來本願經，再譯爲四五〇，唐玄奘譯，名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此爲三譯)譯時由中宗親自筆受。

崇宗景雲元年庚戌(西曆七一〇)原傳作永隆元年庚戌，按永隆是高宗年號亦非庚戌，原傳誤。法師又在大薦福寺譯出浴佛功德經一卷(六九八)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四卷(一四五)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一卷(一四五)根本說一切有部戒律論一卷(一四五)成唯識實生論五卷(一五九)觀所緣論一卷(一六二)這些經律論，是由吐火羅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瑟證梵義，爵賓沙門達磨難陀證梵文。居士東印度首領伊舍羅證梵本。沙門慧積，居士中印度李彌度頗多譯梵本。沙門文綱，慧治、利貞、勝莊、愛同、思恒證義。玄奘，智積筆受。居士東印度聖曼金剛，迦濕羅國王王子阿順證譯。修文館大學士李嶠，兵部尚書章嗣立，中書侍郎趙彥昭，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張說，中書舍人李又二十餘人，次文潤色，左僕射韋嗣源，右僕射蘇瓌監護。秘書大監嗣王同監護。

景雲二年辛亥，法師又在大薦福寺譯出稱讚如來功德神呪經一卷(一三四九)，太常卿蘇崇嗣監護。本傳在神呪經下寫等經二字，按大正藏法師所譯的經，還有

五蘊皆空經一卷(一〇二)
三轉法輪經一卷(一一〇)
妙色王因緣經一卷(一六三)
賢聖經一卷(二二七)
大寶積經入胎藏會二卷(三二〇——一四)
大寶積經諸有經一卷(五七七)
入定不定印經一卷(六四六)
佛爲海龍王說法印經一卷(五九九)
八無暇有暇經一卷(七五六)
曼殊室利呪藏中校量數珠功德經一卷(七八七)

略教誡經一卷(七九九)
無常經一卷(八〇一)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九七二)
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經一卷(一〇八一)

香王菩薩陀羅尼經一卷(一一五七)
普賢經一卷(一三六二)

拔除罪障呪王經一卷(一三九六)
能斷金剛波羅密經論三卷(一五二二)

能斷金剛波羅密經論一卷(一五二四)
觀總相論一卷(一六二二)

因明正理門論一卷(一六二八)
止觀門論一卷(一六五五)

手杖論一卷(一六五七)
一事五十諸佛頌一卷(一六八〇)

本傳稱自天後久親至崇宗景雲，共譯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這個數目還是與藏內不能相符。法師所譯各經，都能曲傳原意，而特點是對於密呪，用二字或三字拼音，乃是一個更進步的發明。除譯經外，自著的書爲：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二〇六六)
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二二二五)

別說罪要行法(一九〇三)
受用法水要行法(一九〇二)

護命放生儀軌法一卷(一九〇一)
以上五書，是本傳所載，但藏內又有略明般若

末後一頌譯述一卷，梵語千字文一卷，也是法師所著。

法師雖通譯三藏，但特別注重律部，對學徒講授及個人行持，必以持戒爲急。如渡海渡橋等事，都與尋常不同。學者遵行，徧於京洛一帶，這也是末法中所罕見的。

光天二年入滅，世壽七十九，法臘五十九，葬事所需，由官家供給，大約同於後世的國葬了。

中華佛教文化館

印藏委員會業務報告

一、本會業務按照預定計劃四十五年度內出至廿四冊因新年開第二十四冊印好發行稍延數日，大致不差，甚堪告慰。

二、本會所需用紙照全部預算尙差七百餘令現因按月付款者未能照規定付款致一時無法籌添鉅款購進。自開印一年之內，紙價已調整三次，按月付款者固多，而僅付預約金者四人，付二次者五人，付三次者七人，付四次者五人，付五次者六人，付六次者十九人，付七次者十九人，僅付八次者廿餘人諸多不等，倘再不按照規定付款，而紙價不斷調整，影響印藏前途堪慮至堪故懇整諸多大德，共體法業維艱，勉力以赴，從速付款完成慧業。

三、海內外年付款者，本年一月份爲第二年度付款時間，海外寄費亦請同時匯來爲要。

四、本年度仍按月出兩冊。倘各按月付款者能提前付款或兩次三次一付，則印藏業務，當可提早完成。以國際風雲緊張萬一國際間發生變化，深恐有碍業務進行，萬望共爲勉焉。

茲聘請

蘇秦楷居士，顏赤九居士，張伯英居士林達堅居士爲本社董事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早經出版

每冊訂價精裝四十元
平裝三十元

人生雜誌社啓

新年人生月刊

一、引起

什麼是佛法？天地間，怎麼，怎麼，都是佛法。禪宗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意？答：「庭前柏樹子」等。換句話說，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蒼蒼翠竹，總是佛性。佛法是現成的排列在我們的眼前，可惜大家都把他疏忽了，要到高遠處去求，要到深奧處去求；或者，拋棄了現實的人生，要到上天下地去求。這種捨近而求遠的態度，不免冤屈。比方，新年到了，新人生月刊向大家道福，恭祝大家的佛法慧命增長。什麼是大家的佛法慧命？就是新年的人生月刊。說也奇怪，人生月刊是白紙上的黑字，說他是大家的法身慧命不免把他過於貼近現實的人生吧！人生的當下，便是佛法，請毋庸疑。現在來把「新年人生月刊」的我的看法敘說一下，便可以恍然而悟。

二、新年

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這便是一般社會上的新年景象了，這也是佛法裡的新年。不過，佛法裡的新年還有更新的意義哩！一年，大家都知道是每一個三百六十日的最後的關頭，也就是一個相當時間的結束。儘管他結束了再來一個結束，到底還是結束不了的，因此便成爲一個一個的新年了。新，這裏好像說的是新的年，其實，年是沒形像的，沒形像的年，又有新舊嗎？那末，新是什麼？新是新氣象。新氣象是內心對於外塵轉變的一種覺察，也是大自然界顯示的幻色。那末，總結來說，新是空間，年是時間；佛法裡的大方廣，是該括時空以盡的。換句話說，時空的實相便是佛法。釋迦牟尼的四十九年的教法也就是爲着揭破了這時空的真相的，然而，新年的到臨，便是時空實相的活潑的顯示，不要把他錯過了。

三、人生

默如

時空畢竟是外塵的幻影，佛法裡，固然要揭穿他的秘密的，不過呢？佛法的主要點，靠着重在人生上。有些人，硬要來和佛教徒大談玄妙，談神怪，談日月山川，談非人情之常。假使真有道學的比丘僧，並不見得多數人的認識。甚而，一般人，多願談討天上地下的事，而不屑研究人生的實際。其實，佛的說法，是對人而說，也是說的現實的人生，他的目的，是解決人生的現實的苦痛，達到人生的現實的樂趣的。他的一切處，都是爲了現實的人生，也可以說，離開了現實的人生，便無佛法可言了。打開大小乘經論來看，內中談宇宙，談人生，仔細精究的去，宇宙問題，是附帶的，而人生問題却是主要又主要的。不過是要解決人生問題必需牽涉到宇宙問題而談宇宙的。比方，四十六年的人生是新年的人生——人生離不了新年的，新年離不了人生——新年是宇宙的表色，所以人生和宇宙是打成一片的了。這裏要問，佛法裡的新人生是怎樣？佛法的本身上無新舊，然而，佛法不離世間覺。這好像同是一個人，隨着他着的服裝不同，可以忽而爲軍，忽而爲僧的。佛法因此也隨着習俗政令的限制，不免要稍有出入的，然而，這不是佛法的本身上有了變動。要知道，佛法裡的新人生，畢竟是常新的。在四十六年前便是新的人生，在四十六年後，還是新人生，不過，正在四十六年的到臨，還是新人生吧了。

怎樣開展佛教的新人生？佛教的新人生觀早在藏經中展覽了，似乎用不着今天來瑣談了。不過，由於過去時代的關係，崇尚清談，重視虛玄，把「新人生」不大注重吧了。今日佛法，正向新的途徑邁進，那末，此時提倡新人生佛教，正如箭之在弦，急於發射而不克緩。怎樣才是新人生？佛

四、月刊

人生刊，對於人生的貢獻，年來盡了很大的力量，他是每月刊發一冊，也就是每月給人生打一次興奮劑。一般人，有走到非人生的危險，本刊旨在扶掖他們不要沉墜下去。新年的人生月刊，由清月法師編輯，這人生月刊，將如清明的月光輝耀着人世間一般的了。新年是一個一個的輪環不息，人生是一生一世的展轉往復，月刊是一月一月的向前推進。人生得新年而成新人生，新年得人生的進步而爲真新年，月刊仗着新年和人生的並進而發出清明皎潔底月色光輝！

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於竹林精舍

新年來了。新年無盡，但短暫的人生，還有多少個新年過？「時光易逝人易老」，那一個願意老呢？可是歲月如流，誰能不老？儘管你有「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勇，也拉不回歲月，留不得青春，到頭來一樣要老。老，是人生必經的過程（天亡者外）。人老了，失落了青春時代的健壯，靈活，走不快，看不遠，吃不動，一切力不從心，痛苦積壓在心頭。老，真是人生的悲哀；但老境未至，我們的身心不還健壯、靈活嗎？這是我們把握時機，立志向上的本錢，如「少壯不努力」，那就「老大徒傷悲」了。

把握時機，立志向上，首要我們揚棄了潛在生命中的惰性。人都有向上心，只是向上的心力薄弱，無法將舊有的惰性扭轉過來。扭轉了惰性，向上的精進心就現前了。一般人的立志不堅，就是被惰性的潛在力中傷了。惰性，像是與生俱來的極重習氣，它確是深固的舊惡，做人向上的大障礙。向上，是背棄舊惡走向新的路子，若不棄絕舊的一面，那來新的人生？棄絕舊惡，不止要心力強，還要有大勇氣。常人的勇氣，如雷雨過後的溪流，只有短暫的衝激力，却不能永恒地勇進奔騰，故常人向上的意志，易為舊惡的勢力壓倒；可是聖哲的胸懷大勇，如長江大河一樣，他從始至終的勇往直前，所以他能克服惰性的衝激，衝毀了面前的一切障礙物，完成了心之所欲的大事，建立了一個萬古常新的人生。

新的人生，是從舊的人生脫化來的。脫化的要著，要我們識得自心中的垢污與行為的毀犯。在正確的認識中，肯定了垢污、毀犯是舊惡，唯痛切的揚棄舊惡，才能步上新的人生之路。認識了舊惡，而不積極地想法離棄，還要容忍它，接受它，因循苟且的過下去，那是世間的極大痴人，他將永遠沈溺在罪惡的泥沼中討生活。寒山大師說：「人不能見到自己的短處，是他的愚處；見到短處，若還護短，那就是愚中的極大愚人」了。

見過而護短，這不是學佛者的正大行為，學佛人應有「聞過則喜」的精神。「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過不知，是我們的智力淺薄；不能深刻的體知自身的過惡，那能知道善良的心裡與美好的品德之可貴？西德尼說：「在生命的行動中，那些看不見邪惡底醜態的人，便缺乏了一種認識良好品德之美的襯托物」。知的下手處，是多問多看，在廣博的見聞中，自能慢慢體會到自己的過錯，認識自己的真面目。「過則勿憚改」，只要有勇氣，大決心，還怕什麼做不成？所謂：「從冥入明」，就是有勇氣改過自新的健人。孔子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可見改過是向上的善行，而見過護短的，才是人生不可醫救的極重大病！經說：「從冥入冥」，就是這種諱惡忌醫的大病人。一個勇

話新棄舊 鄰谷

於學好的虔誠佛弟子，我想決不肯靜著眼睛讓自己走入冥暗的歧途。

舊，不光是指說過去的惡習，即現在與未來的罪行，總可把它歸納在這個「舊」字的範圍內。可以說：凡是不合理的身心活動，都可謂之舊。新年棄舊，就是棄除一切不好的私我惡行。在這複雜的時代裡，一不小心，即染上了惡習，與俗合污了。所以，我們要認識環境，提高覺性，立定脚跟，不與俗同流。朱子說：「世道衰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動有脚跟底的人，定立不住」！這是千真萬確的。龍樹菩薩在親友書中說：「自力莫由他」，這就是叫我們做人學佛，要有自增上的獨立進取的精神。一個人的自增上力強，他能棄絕惡行，克服萬難，抑止生命裡的惰性。這種人的行動上充滿了力量，

表現了他的剛勁與不凡的氣概。所以他能挺得起，站得住，樹起了新的風格。世間的聲色名利，好似一道猛惡的洪流，向每個人的面前捲來，多少人被這洪流淹沒了，但有剛勁有脚跟的人，卻能不被它衝倒，他依然做他的向上工夫，過他的恬淡生涯。這種人才是佛教的健兒。初心學佛的大眾，應要模仿他的風格，不斷地向上做去，這才能使舊的人生逐漸更新，得到佛法的益處。

人都具有善良的心性，純潔無邪的僧青年，起初那一個不是憎恨上輩的自私、腐化的生活？那一個不鄙視追逐名利的庸俗僧？但因不斷地接近他們，久了也就染上了俗氣，不知不覺的墮入其中。波普說：「惡行是一種可怕面貌的怪物，祇要一見它便會憎恨它；然而見得多了，熟習了它的面譜，我們便會容忍它……然後就接受它了」。這是我們的覺性不高，缺乏了做人的剛勁，因此與俗同腐了。我始終相信：青年人的血性強，自尊心高，我想誰也不願自身永遠地做個庸俗的名利客接受人的鄙視吧？寫寫說說是時下佛教的風氣，多少青年學時髦，藉著寫寫說說的機會，大模大樣的追逐自己的理想去。這是佛教的好現象嗎？我願我們戒去了時髦心，所謂：「期待賢同先哲，舉措莫類時流」。能够舉眼看上流，不趨時髦，才能耐貧，安心學道，不被時下的風捲去！

新年裡，佛教徒見面，一樣的要賀祝一番。這雖是世間法，却給我們做人以深的啓示。若我們沈醉在舊的惡習中，那還有什麼可賀可祝？一定要棄舊（遠離一切惡行）迎新，走上善美的人生之路，這才有祝賀的價值與意義。上古湯王在他的浴盆上，刻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樣，策勵自己；佛教的古德將「死」字貼在床前，警惕自己。我們又怎能不把握時機，痛切反省，努力向上呢？

閨中日記

華嚴關主

贅言

「人生的真善美」，在人生月刊上已經連續登了四期，現在要告別了，謝謝各位的閱讀。人生月刊，從新年號起，更換主編，當然有別具風格的新氣象可觀。因此，筆者也來湊個熱鬧，把「人生的真善美」改為「閨中日記」，一新耳目。不過，這只是「老店新開，重掛招牌」而已，因筆者學力粗淺，只可裝修門面，無法充實內部，尚祈讀者諸君原諒！

八月一日 語錄的起源

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古狂先生，在中央副刊上，寫了一篇「談語錄體」的文章。其中有一段云：「語錄，是我國文體的一種，起源於唐代，當時有些不大通文翰的僧徒，用俚俗來記錄師傳的說話，叫做語錄。」

我因為古狂先生，對語錄的起源與定義，認識不大清楚，所以有補充說明的必要。語錄在佛教的藏經裏，是禪宗的專門名詞，起源於六朝梁武帝時的達摩禪師。他於梁普通八年（西曆五二七年）來我國，宏揚禪宗。禪宗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修行法門。達摩死後，有門人道育、慧可等，錄其言行，卷行於世，（見唐高僧傳達摩傳）名曰語錄，此為我國有語錄之始。

語錄的定義，以不事華藻，用通俗說話的語氣，寫成片段的筆記，以作傳教之用。因為當時四大成偶的駢體文、重韻格、尚辭藻，往往因文害義，不合宏揚教外別傳的禪宗之用，所以道育慧可等，別創一格通俗的文體，專宏禪宗，名曰語錄。

如胡適之先生，深知文言文不能普及民衆教育，故於民國初年，提倡白話文，後來被政府採用，編成教育課本，舉國通行，使全國的青年，受惠無

窮，故我們稱胡適之先生為白話大師，難道未來的人，還會說胡適之先生不通文翰嗎？古狂先生認為語錄是不通文翰的僧徒所為，那太誤解創語錄體人的一番苦心了。（見四十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副）

八月二日 不立文字

「畢波羅窟裏，未結集此經；宣壽譯無語，阿難豈得聽。北風吹窗紙，南雁雪蘆汀；山月苦如瘦，寒雲冷欲零。千佛縱出世，不添減一丁。」這是日本白隱禪師讚揚不立文字的一首偈語。

禪，就是定力；這種定力的強大，是隨各人修行工夫的淺深與智慧的高低而分高下；所以，談到禪就不能以佛祖的經論為所依，不能以諸家的教義為評判，因為，定力是活潑潑的，不是死板板的，這種靈活的定力真理，在諸經中是找不到的，只有隨機應變，拈來即用，才是到地的手段。所以禪宗的大德，欲學者尋求活潑真理，首先標榜它的宗旨，是「不立文字」的，是「教外別傳」的。禪定的前因，就是戒律；禪定的後果，就是般若。所以說：因戒生定，由定發慧，有三重互為因果的關係。真所以，戒、定、慧，又是三位一體而不可分離的。古德云：「說的是假的，行的是真的。」禪起來，三者各別，行起來，舉一全收。明白了這種可即不離不即不離的真理，也就領悟到禪宗「不立文字」與「教外別傳」的奧妙了。

八月三日 無言般若

諸部大乘經典，皆以般若為依歸；而真實的般若，又以無言為究竟。所以佛說：「我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又說：「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誑佛。」難道佛說了這許多經典，還會不負責任的否認嗎？

不是的，因為諸經中所說的般若，只不過是文

字的烘托而已！文字是凡情習氣，當然不能顯出聖者的圓理；但是，又非假藉文字，不能留下無上的法跡，實在是不不得已而用之，作為標月之指吧了！

當知如來說教，貴在機教相投。如果機教不投，比不說更加有害，說個譬喻：教理如一頂帽子，當機的學者就是一個頭，最好是照頭的大小去做帽子，切不可拿個帽子將就自己的頭。換句話說，拿頭去將就帽子，結果不是帽子破了就是頭亮瞎了。所以一般只知道鑽故紙的死傢伙，不是遇難就是狂解，縱然不出毛病，也不過是一個循行數墨的小販子罷了，決不會有什麼奇實的出現！這種人，他以為如來說教的每部經都是為他說的，殊不知，在百千萬卷的經中，與他相吻合的只不過一卷半卷，或僅一句半句而已，甚至根本就沒有他的一份。因為各人的根性不同，智慧也就有高下的差別，世尊恐怕機教不投的行者，亂服法藥，而更增病，所以否認了他的一切說法，讓我們自己找條適合自己修行的出路。所以溫山向白文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撞酒糟漢，恁公行脚，何處有今日？這是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就是此理。因為般若的真理，只有自證自悟，所以無師，所以無言。知道了這種門徑，就有各得其宜的靈感，學佛也就容易領悟了。

八月四日 我為什麼得不到感應

今日上午有某居士由遠道而來叩關；觀其色，猶惺然於客，察其情，似惺然於中。客套後，言歸正傳，居士白云：「今日特來請求開示，並有疑情，仰求解答，以安愚懷。」接着說：「我家代代信佛，修心布施，尤以我家母教信觀世音菩薩的虔誠，決非言語所能道其萬一，所以我在不知不覺中也接受了我家母的遺傳信仰——崇拜觀世音菩薩。來臺後，常感骨肉分離，背鄉之苦；更加需要宗教的安慰，所以除開設供佛堂，朝夕禮拜觀世音菩薩外

，更進一步地順依了三寶，以求菩薩加被我心靈的種種痛苦！保佑我夫子安寧，離諸痛苦。然而，我所得到的結果，完全與我的願望相反，丈夫掉了差事，小兒子未能考進初中而發生了一場大病，難道我們念佛的人就一點感應都得不到嗎？

「感應！」「感應！」「我連一點感應都得不到嗎？」像這樣的問話，不只是某居士一個人的疑問，百千萬人也有同樣的疑問，尤以婦女為最。

本關主爲了節省時間，單就「感應」二字，說了一番明確的答覆，今記述於此，以擬有同樣疑問的讀者們！

某居士！妳要求感應嗎？妳的學佛爲的求感應嗎？果真如此的話，那妳太自私了！當知感應不是自私的交易品，學佛也不可以因個人而學佛；學佛的人應該爲衆生求感應，爲大眾而學佛，假使妳以自私的心理來學佛，佛不會同情妳的，不會加被妳的，更不會有感應使妳見到的。

觀音菩薩的大悲，文殊菩薩的大智，地藏菩薩的大願，普賢菩薩的大行，四者皆是大公無私的。妳要是真的學佛，當然要先從學菩薩做起，妳要學菩薩，這是諸菩薩當中的最大四位菩薩，也就是通達佛果的四條大路，所以悲、智、願、行，就是通達佛果的四大權智；歡喜、文殊、地願、普賢，也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四大分身，妳如果真的信仰觀音菩薩，那不是單單靠磕頭，持大悲咒就算事了。我們禮拜恭敬觀世音菩薩，以及持大悲咒，或聖號，其目的是要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悲願去救人的，所以學佛的人名曰「行菩薩行」。而不是希望觀世音菩薩來救我自己的，如果這樣自私的信仰，與信求外道的神教而能得救的迷信，有什麼分別呢？

佛教的行門有兩種，第一大乘行門，就是行四大菩薩的悲、智、歡、行，舍己爲人，廣度衆生，也就是俱有「入地獄」精神的行。第二是小乘行門，行這種行門的人，也不是爲了現身求消災降福，他們是爲知道生死的痛苦，而想逃出這個五濁惡

世的，所以他們的目修行的知苦、斷、慕滅集、修道，也就是潔身自好的自了漢。同時因爲他們修的是只爲自己的生死，不顧他人的福利，所以有雖然證了大乘果的羅漢，還會受到餓肚皮的痛苦，然而他們並不怨天尤人，或說沒有「感應」的懊惱話！有的見到此境當前，就灰身入智無餘涅槃，享受他們的「清福」；有的就因此苦而領悟福慧雙修必要，轉學大乘。

妳現在崇拜的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的感應在普門品上說的太多了，而妳所信觀世音菩薩的原因，也就是爲了求感應，而拼命地得不到感應，所以妳懷疑了！現在我告訴妳求感應的方法：妳拜觀世音菩薩，就得要行觀世音菩薩的願行，妳念大悲咒，就得要有觀世音菩薩度人的大悲心；說的廣大一點，妳念金剛經，就要有空四相六塵的觀行，妳誦彌陀經，就要一心不亂的觀想彌陀依正二報的莊嚴，妳念地藏經，就要具有入地獄救苦的精神，妳念法華經，就要有求佛授記的願心與「嗚呼深自責，云使而自欺」的悔意，妳念華嚴經，就要有重重無盡四相圓融的心量……妳假使能這樣的身口意三業相應的話，妳的心行也就與菩薩相應，妳本身也就是活菩薩了！還怕沒有感應嗎？同時菩薩行，是爲了度人的，不是爲了自己求感應的；就同社會上的真正慈善家一樣，他時時刻刻的打主意救濟窮人，從來不想人來救濟他自己的，如果他先想人家來救濟他的話，他就不能算是一個慈善家了。

信仰佛教最重要的就是要信心與願行一致，假如妳禮拜觀世音菩薩而沒有大悲心，持誦大悲咒而沒有大悲心，唸彌陀經而沒有西方依正莊嚴的觀行，誦金剛經而沒有四相皆空的見理……請妳自己想看看，這種誦經的方式，與小學生有口無心的讀：「大狗跳，小狗叫」，有什麼不同呢？如果妳這樣的修行要想得到「感應」的話，那就同緣木而求魚了！

妳的丈夫失業，是他自己的工作效率不夠，妳的兒子失學，是他平時不肯用功，這個與妳拜菩薩

爲 · 守 · 成 · 行 · 者 · 掩 · 關

· 光 · 智 ·

彌陀佛號無量光，念念相續大吉昌；念到情識都盡淨，方信安樂是西方。

今天是守成行者發心坐關之吉日，各位特來參加盛舉，以祝其三年有成。行者幼年出家，華山具戒，光孝佛學院優秀之生。畢業後，上海靜安佛學院聘爲調育主任。迨至慈航法師來臺圓光寺辦學，聘爲教授。已而，本淨蓮院聘來常川主導，曾幾何時，家風爲之一振，殿宇煥然一新。今特掩關，定期三年，專心彌陀一行，其他助之。

夫念佛一法，本極單純而該攝，絕待而圓融，以單純故簡而易行，以該攝故法法全收，絕待則超越一切法門無與等者，圓融則廣收萬行無出其外者。所謂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證真，無一塵而非佛國。依正混融，自他無碍。他日以此彌陀之德用，振宗風，利群品，其功能益大矣。即今封關一句，又作麼說呢？

淨念彌陀超塵劫，光明寂照恒吉祥。

除大悲咒有什麼關係呢？難道妳信了佛教，他們就該座享其成嗎？同時又要請妳不要誤會佛教沒有感應，佛教是講感應的，不過佛教的感應不是迷信的，牛虎蛇神的感應；佛教以因果為宗，所以談到感應，也就離開不了因果；修行是因，感應就是果，絕對沒有無因之果；大悲心為因，救度的人為果，假使妳單持大悲咒，不發大悲心之因，當然沒有度人的果實了，這還談什麼感應呢？

說到這裏，某居士似有省悟，即起身致謝，作禮而去。（今後讀者，如有疑問，本關主當藉「關中日記」解答，來函請寄北投居士林即可。）

八月五日 怎樣讀經

一稱人皆以為佛經是不可以讀錯一字的，更談不到可以提筆修正了，殊不知這種依「文」奉行的死人，固執文字的傢伙，只知道循行數墨的已見而不肯進求真理，是最可憐！最愚痴的！

當知佛所說的真理，經過弟子的集結，再經過中印不同文字的翻譯，和當時潤筆人的已見與傳譯人的主觀，在理論尚不無皆有出入之處，更何況文字的修飾呢？

道安經釋云：「外國（印度）僧法皆說而口受，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佛說法時候的印度，沒有文字的記載，到了法顯去印度的時候，去佛滅度已經一千多年了，還沒有文字的律藏可讀，佛國記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口傳，無本可寫。」因為師口傳，所以有許多同音而異義發音的笑話，付法藏因緣傳云：「阿難遊行，至一竹林，聞有比丘誦法句云：

「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見之。」阿難語比丘云：「此非佛語。」汝今當聽我演：

「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爾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

像這種師口傳的笑話，佛滅後幾十年就有了

，難以替德宿學的阿難，尚不能矯正當時的錯謬，更何況傳來我國的經論呢？所以讀佛經，不可以死讀，應該以會理為前提，古德有：「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痴；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的教誡，與「依文解義，三世佛怨」的明訓。反過來說，假使完全自作聰明，妄解佛理，那又有犯了「離經一字，即同魔說」的毛病了！所以讀經的人，固然不能離經會義，同時也不能固執一字一句，而害真理。因此讀經的人，非具有高深的智慧不可，否則，難知取捨，莫辨是非，縱然讀經也不過遮遮人眼而已！

舍利弗問經云：「如來正法，云何少時而分散如是，既失本味，云何奉持？佛言：摩訶僧祇其味純正，其餘部中，如被添甘露，諸天飲之，但飲甘露，棄於水去；人間飲之，水露俱進，或時消滅，或時結病；其讀誦者，亦復如是，多智慧人，能取能捨，諸愚痴人，不能分別。」所以佛涅槃時，阿難問佛，世尊滅後，如何依恃，佛言：「以戒為師。」戒律是約束來身的條文，可以歷久不變，不分智愚，而經理就不這樣簡單了，一句經文，可能因各人的見理淺深而了解的程度有別，故經有「初地不知二地事。」的明言。然而我們現在所了解的佛者覺也，覺有三覺等，皆先人的陳言；那裏「覺」字的含義，就只派有三覺，而不能有四覺的廣義嗎？所以不會讀經的人，只知道讀死經，背陳言，他的思想，見理與言論，皆出不了前人佈好的死文字死圈子，這種人他是不配讀佛經的了。所以我要奉勸讀經的諸君，讀經時必須另具一隻眼，先問自己，佛當時為什麼要說這都經？為什麼人而說的？在什麼環境裡說的？假使我是某部經的當機聽衆，聽了以後，有何感想？或者當時要我記筆錄的話，應該從何記起？有了這些問號，然後再研究佛說某部經的方法與宗旨何在，自己的見理是否與佛相應；再後方可博覽諸家的註解，看看有何差別，用以決擇是非，這樣才不會被古人的陳言，牽着鼻子而走。

新書出版

知難行易學說探微

著者：蘇邨園（蘇芬）

出版者：人生月刊社（臺灣新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總發行者：自由書店（基隆愛三路）

定價：每冊 港幣 五元

清季末葉的狀元夏同龢氏，讀成唯識論，劈劈在月下觀花；閱魏基大師所著的唯識述記，更加墮入五里霧中。成唯識論是一部心理建設的書，妙湛精微，以狀元公的文學修養之深，尚看不懂這部書的奧義。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的知難行易學說也是一部心理建設的書，他雖然用極淺顯的文字把書中的意義表達出來，但書中的真諦，還是不免被一般人所誤解，好像夏狀元讀成唯識論一樣。蘇邨園先生發現知難行易學說與唯識學說相符合處甚多，在三年前曾作了一部知難行易學說探微一書，經慈航法師批：「天衣無縫」。又批：「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現由人生月刊社予以出版。

人生點滴

本園地的話

有幾位朋友建議我們，在本刊開一個「人生點滴」園地，編者與發行人商議了一下，決定遵照朋友們的建議。

我們把本刊每期讓出兩個排機，給本園地的青年同道們耕耘；至於本園地能否在未來獲得大的果實，那就要看青年同道們的努力了！

本園地開闢的目的，是為了提起佛教青年寫作的興趣；不拘在家與出家佛教青年，只要是能對寫作有興趣的，我們都歡迎投稿。

呆瓜並不壞

心然

愛恨妬嫉，悲怨貪狠，誰人沒有呢？可憐「無潮不丈夫」的人，原來僅是如此的高明！「慈愍悲濟，忍讓清誠，却有幾人呢？可嘆的「呆瓜」，原來却是這樣的稀有！

我不是完全沒有愛恨妬嫉，悲怨貪狠的人；但我却願意學些慈愍悲濟，忍讓清誠的「呆瓜」。

「呆瓜」並不壞，夏天時它可以消暑止渴！便結時它可以一瀉肚中的火氣！用處很大。

有點「呆瓜」味的地方，便顯得十分悠然快樂！我最怕和沒有「呆瓜」味的人接觸，因為他們都不呆，隨時執着刀、槍、劍、戟，準備刺着人呢。

看看行雲！聽聽流水！

能够放下一切的人，心中才能清明的鑑照一切；心中如有一物的存在，則一切的真相，將被遮掩無餘。

「放下」一句談何容易，恐怕連參禪三十餘年的禪和子也難做到，更何況常人？不過，心理能够

和一切有一些隔離，能够不太接近它，已經算是很好了。

「隔離」並非隔離，「不太接近」也不是疏遠的看不到，而是將心理經常的保存着「看看行雲，聽聽流水」的情緒，來面對一切，這樣才始有幾分人生的真味。

善善惡惡

惡人沒有完全的惡，有善的可能；善人沒有完全的善，有惡的可能。所以惡人不可完全拒之，善人不可完全迎之，可留一半餘地待之。

真正的純善，是經常留習修養，對自己沒有一點鬆懈，對他人不加一點苛求，是平坦光明猶如日月的普照。

苛求他人不如苛求自己，鬆懈自己何如鬆懈他人？苛求自己可有達到的目的！鬆懈他人有他日可謀之緣！

以惡心對治惡情，惡成爲善！以善心順乎惡情，善成爲惡！將佛陀比擬凡夫，豈不罪過也哉？！

脚踏實地的做人

性如

世路是多坎坷崎嶇不平的，在這個時代，做一個人必須要有相當的勇氣。

任何一個人，不管他的後天環境，如何美滿，但在他的生命之中，總不能保證說，不會跌跟頭的。人與人之間，與社會都有着很密切的關係，所謂：「人心險惡」，一個人怎能免掉不碰釘子呢？但是碰到了釘子，我們不能就消沉鬱悶，必須鼓着勇氣，爬起來再繼續去向前邁進奮鬥！

記得有一天潛齋主人對我說：

「人要能够逆來順受，跌倒了爬起來；爬起來再次跌倒；跌倒了再爬起來的毅力！做人就得具備着這些精神條件，那末才可以在事業上有些許的成就……」

如今我這把這許多話，勞勞地記在心板兒上。我還看過不少古今中外的名人傳記，雖然他們的成就，各有千秋，但其中總有着個相同的艱苦奮鬥精神！

不錯，世路是如此的險惡，我們必須步步小心，腳踏實地的做人，是萬萬大意不得的。

做人

古風

千萬記着，一個不小心就會；成千上萬的！

做人，是一種初步學好的開始，要如何的做人，才能達到完成做人的目的，這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

現在就我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來談一談關於做人的問題吧。本來人就是個很有理智的最高動物，已經可以够得上資格稱爲做人的道理了，又何必學什麼做人呢？這個問題，看來並不十分困難，實際上也是不易解答的一個問題哩！

所謂「做人」，就是要我們所有的一切壞習慣改掉，例如：行爲、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醜態，消除淨盡，來學做一個真正和善、溫柔、光明正直的人，這是學做人最起码的基本條件。

嚴格地說起來，做人不僅是和善、溫柔……就可以代表做人的道理的，就憑這一點想把人做好，這祇能可以說是做人一部份的條件而已！至于要想做一個真正的人，那就非得承當一切，忍受一切，不畏艱辛，向着做人的目標邁步前進不可了，像這種從困難中鍛鍊出來的人，才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標準底完人哩！

古時的聖賢，英雄豪傑，他們知道做人最重要的是以真實不虛的面目，對着一定的目標，遂行其真正做人的道理。因此，他們的爲人，都是後世者的榜樣，所以他們能留芳百世，這就是他們做人永垂青史的美德了。

由此可見，一個人，應當往好處走，那末他的一切就都是正大光明，什麼胸懷陰險，彎曲，我想都會被他一顆真誠而潔白的心，消滅淨盡的。

想當初釋迦牟尼佛，在雪山苦修的時候，曾遭受過一切的魔難，但他並不因此退却修持堅決的意志，且更進一步地，發起無上的道心，克服了一切魔難，完成了人格。結果他終於實現了理想，徹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從此他就負起化導世間任務，實行他傳教工作的生涯了。

做人是免不了重重的困難，釋迦牟尼佛修道時不也克服了萬難嗎？佛是人的成的，彼既丈夫我亦爾，他能成佛，難道我們就不能嗎？但學佛先從做人起，能完成了人格，也就完成學佛的能事了，所以太虛大師說：「人成即佛成」。

含笑山房隨筆(十四)

胡國偉

四、我為何修佛

21 差了一點多了三千！

上段說明修佛必須有誠心與敬意，才能入佛見佛。不誠則心散，不敬則意慢，修身尚不可，何況修佛？誠與敬，是修佛的基本條件，必誠必敬的勤修，才可慢慢的到達佛的境界。

我初發心的時候，修是相當動的。其時慈公恩師尚住世，我因法機會較多，居留靜修院含笑山房的時間也較長，除了在山房早晚兩課自修外，還有一個星期念佛會的共修，這是最值得我回憶而又感到最有興趣最能接引初機的一個法會。

說也奇怪，我每次聽上殿的鐘鼓之聲，心中一面在愉快，一面又在跳，不知是歡喜過度，還是惶恐？一個人人生歡喜心，喜極可能心跳；生篤信心，誠敬之至，也會心跳。我就是以這樣的又愉快又誠敬的心情上佛殿。古時皇帝，位居至尊，大權在握，人臣上朝，必恭必敬，上奏章，必曰：誠惶誠恐。佛與眾生，平等無異，本無所懼。不過，我們既信佛，對於佛法，自應一心一意，信受奉行。因此，在莊嚴佛殿前，由於至誠至敬，惟恐自己過失，或有覆轍，或不覆轍，而生戒懼，也是常情。我以為學佛人，這是戒懼心，是應該有的。如果「神不怕，鬼不怕，只怕廣東人說官話，連佛菩薩也不怕，那便是憍慢放逸，不可以言修。親愛的讀者們，不要怕官話，我是廣東人，現在只是筆談，都無言說。雖無言說，却有實義：「君子不欺暗室」；「獨行不愧影，獨坐不愧襟」；「上不愧於屋簷」；「儒修心，尚且如是矜持，我們修持佛道的人，又怎能馬虎？要是自己行為有錯，對人一味隱瞞，對佛也不生慚愧心，那不僅是自欺欺人，而且是自欺欺佛！就算自己未起惡念，未生現行，而對佛

常存誠敬之心，對戒律常存警惕之意，也是除惡念養善性的道理，不失為修佛的法門。從前有個小孩，在山房偷了我的打火機，被我發覺了，我並不對他嚴詞厲色的責罵，反而溫言對他說：

「寧可欺官府，不能欺菩薩；你可以欺我，不能欺佛。小孩子，乖乖的，你到佛前拜三拜，心裏只說一聲『我知道錯了！』這樣就夠，我就不再告訴別人。你這樣懺悔，以後就會做個好人。」

他拜佛後，望一望我，怪難為情，可見他心裡慚愧，知所悔改。我這樣教他，無非是要他學誠學敬，立定脚跟，學佛做人。

我在山房做功課，為免人打擾故，總是喜歡臨時「閉關」。

是一個冬天的星期日，我做早課，窗戶關得密密的，連窗簾也放下來。何以故？以「如來密莊」故。我雖不是修密，但我有我的手印，與心印相應，是「不可說不可說」的，所以也不許人窺看。為了心莊於密，此身自然也密莊起來。課誦逾時，滿室檀香燭光，空氣自然欠佳。起座後，海青尚未卸，便急於開門，門聲一響，便有一位朋友進來。他怔一怔，以為認錯人，定神一看，才笑道：

「怎的跑到這兒來，就真的變了一個和尚？」

「還差了一點兒。」我也笑着答。

「差甚麼？」

「……」我指著頭髮，沒作聲。

「那不是差了一點兒，簡直是多了三千煩惱了！他得意地說。

「你够聰明，如果你肯發心學道，我相信你會頓悟，做個光頭佛。」

話剛說完，大家就嘻嘻哈哈無憂無愁的笑了一場。我說這話，一面是想應機接引，一面也是開他

的頭笑，因為他是禿頭的。我雖未能立地度他，但這樣結點兒歡喜緣，也可讓他將來因緣成熟時，得遇觀音菩薩的應現，以居士身得度。歇了一會，他又問我：

「既是多了三千，又何必這樣莊重，穿起大袍呢？」

「說到底，還是差了一點——禿頭。就等半個和尚吧，穿起佛袍，也是表誠表敬。」

「你老是把不開頭笑，當家師說你誦金剛經，不要打擾，累我等了半天，幾乎生氣，你還是這樣調皮，怪難受的！」他正經起來。

「做了半個和尚，就連朋友都失迎了，對不起！」我也說起正經話來：「不過，我閉了一小時的關，佛門今始為君開，雖則花徑不曾緣客掃，也還不失誠敬之意。」

由佛袍談到誠敬，我們這樣談，也算是圓滿，但不是功德。

我由此憶起從前一個夏天，有位道友，穿短褲，捲起衫袖，面對西窗，翹膝而坐，手持佛珠，念阿彌陀佛。我問他：「你是念佛，還是罵佛？」他

說：「甚麼！怎的不是念佛？」我含笑說道：「佛在西方，假如我是阿彌陀，看見你這樣行頭，我就認為你叱名咒罵，要打你三下香板，問問香一柱。功課不論大小，還是莊重些好！」他滿不在乎，像

是很有道理的引用六祖偈語兩句：「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親愛的讀者們，想想看，這樣揶揄，對不對？自己散亂貪慢，要臭骨頭來受過，可以不可以？如果我們胡作妄為，硬把那過推到臭皮囊上去，恐怕臭皮囊也負不了這樣重的「從身口意之所生」的惡業，受果報的還是我們自己——真我。他既說出偈語，我也不能不說點道理。

菩提文藝叢書第一、二種：

「菩提小品」「拾趣」出版預告徵求預約附印

此兩書係胡國偉居士在「佛教青年」及「海潮音」所寫各稿分別彙編而成，由胡居士親自訂正，將交國民出版社印行。「菩提小品」內容計有「不吃人的老虎」、「桃花開九月」、「一個名字兩個頭」、「我與狐」（假如我是女人）、「有佛性的白狐」、「牛上欄」、「送慈師老和尚歸兜率」、「天上兩顆怪星」等篇。另加入未經發表的由佛教故事改編之作品「二老」與「虎」合成十篇。「拾趣」內容計有「海潮音說海潮音」、「車動？仁者心動」、「到彼岸還是回頭」、「我的空中道場」、「從拜佛說到吃的问题」、「從兩個女人談到入佛知見」、「我為空中小姐說法」、「水裡衆生皆無佛性」、「禪觀」、「生死大事」、「從臨入廟說到浴佛」、「我過佛的生日」、「從頭說起」、「死的恐懼」、「無情月」、「可憐蟲」、「毛毛雨」，尚有一篇「陣陣風」待寫，合成二十篇。胡居士本著佛教大衆化與佛學文藝之旨，以輕靈流利筆調，寫成諸篇小品，寓佛法於文藝之中，作深入社會的宣傳。預定四十六年一月出版，「菩提小品」每冊定價新臺幣五元，「拾趣」每冊六元。（海外每冊港幣一元計）。茲為優待讀者及便利同道購贈以廣宣傳起見，預約六折，不限冊數。附印五折，每種十冊起算。社友預約四折，每人每種一冊為限。時間由四十五年十月一日起，「菩提小品」至四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止。「拾趣」至二月二十五日止預約附印地址如下：

一、佛教青年社

二、海潮音社

三、中國佛教月刊社

四、人生月刊社

五、無盡燈月刊社

六、心法佛教出版社

七、識

菩提文藝社徵求社友啓事

- 一、本社乃精神結合，平平等等，不立任何名義，不取組織形式，只設事務負責人。
- 二、本社旨趣為「佛教大衆化，佛學文藝化」。
- 三、凡有文藝興趣，徵求社友，推進佛學文藝，使佛教義理，深入社會。
- 四、凡佛弟子，願意為教服務，負責宣傳責任者，均歡迎加入。
- 五、本社優先出版胡國偉居士著「菩提小品」、「拾趣」（學佛拾趣集），「含笑山房隨筆」三種，以後將徵稿彙編「菩提文藝選集」，「拈花微笑」，「心心相印」，「菩提童話」等，繼續出版。必要時將舉辦佛學文藝座談會，或講習班，或通訊研究，視情況而定。
- 六、凡願參加本社者，請將姓名（或法號）別字年歲籍貫簡歷住址等寫明寄下，以便編冊。

菩提文藝社啓

社址：臺灣汐止彌勒內院

菩提文藝社啓

倡辦人：趙恒惕 鍾伯殷 胡國偉
負責人：鄭自立 羅廣元
社址：臺灣汐止彌勒內院

話分兩頭，「直心即道場」，行住坐臥都可念佛，甚至非佛教徒也可念佛。有一次，我和一位監

委陳翰珍先生談談佛道，他說每晚臨睡時就拿起佛珠念阿彌陀佛。我問他是否佛弟子，他說否。我問他信甚麼？阿彌陀佛，他說他信。我問他為什麼要念佛，他說容易入睡，可以防止失眠。我由是對佛解釋，阿彌陀佛的含義，是無量壽無量光，你能專心念這聖號，就可受用無窮。他雖未對大乘起信，但是明白念佛定心的妙用。我也有這個習慣，但我在床上點念的是觀音菩薩聖號。有時我覺得心緒鬱結，跑出去靜修院前的小祇園散步，兜幾個圈子，念念阿彌陀佛，也很受用，自得心開。不過，這只能說是隨自己方便的行相，隨自己所喜的調心工夫，若說坐修，距離尚遠。要是面對西方，胡亂亂坐，衣不蔽體，這樣，就算是誠心念佛，也有失敬意。非佛弟子也能念佛，不敬，何以別乎？

六祖四句偈，是對神秀大師門人志誠說的。其時秀大師門下，執著於住心觀淨，犯著長坐不臥的毛病，所以六祖用「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的偈語來除其病，非去其法也。要是自己修佛，已犯散漫病，還要用此發散藥來治病，自是藥不對症，必至病上加病，連藥也變成病了！而且六祖是具足宿根宿慧的人，大澈大悟之後，才配說這偈，我輩小子，怎敢開這個大口？還是心誠意敬地修吧！我，差了一點，又是多三千，儘管遊戲人間，談笑自談笑，大口也是不敢開的。（本段完餘待續）

茲承（恕不稱呼）

- 一、董事、周王青連助一百元、黃王國通、周本澤、時本嚴、候本智、李觀靈、各捐五十元。
 - 二、讀者劉黃連琴、李本慈各助一百元陳靜濤、演本老法師龍華佛教社各助二百元、隆道法師助二十元。
- 特此 鳴謝



給一個方外的朋友

上官慧劍

朋友，只有您，永遠活在我的心靈裡。

雖然，有些健忘的人，已把您忘記；雖然，時間的塵埃，已掩蓋您的墓銘；您在您的心中，依然普客宛在。

記得，六年前，香山一別，竟成永訣。

記得，有許多次，我欲哭無淚，欲覓無踪。

但是，您，昨夜中，已在我夢裡出現，讓我為一個方外的朋友，寄上我無限的虔誠，淚水，懷念，給佛國中的您。

XXX

XXX

因為，我的堂妹玉玉的緣故，我知道了您。

經過了一年多的精神接觸，靈魂的默契，我認識了您。

那年三月的一晚，便是我們第一次抵足而眠；也是最後一次傾心吐訴，把五十多歲和二十多歲的人間距離，縮到一點。從此，我們便失掉了您。

有什麼說的，朋友？

二、

如若，我的虔誠感應您，我們便會回憶到民國四十年初春的傍晚，我

在香山車站，向好多同車人問您，他們有的說您在這裡，有的說您在那裡；我愣愣在公路上，有心到香山小鎮上去尋您，偏巧，遇到一個晚歸的農人，他說：您在那裡。

他指着一個山坳，「喏，你看，那個小山崗的叢林邊緣，便是他的住處。」

感謝他，又和我同路，經過一條彎彎曲曲的田徑小徑，走到山脚邊。他從另一條分道走去，走幾步又回頭說：「先生，就是那裡了，不會錯的。」

我望着那肩荷鋤頭的背影，踽踽着，帶一點輕微的不安，接近那邊叢林。我不知如何是好，朋友？事先，我並沒有個通知，您不怪我麼？我們是如何地陌生，又是如何地熟悉？

我循着不到五十步的陡坡，拾級而上，爬上一片清淨的春泥土。哦，有一排非常幽靜的房子，印入我的眼簾。

黃昏的夕陽，還留戀在海面，一道道金色的光彩，撒在山崗對面的海水上，撒在充滿生機的綠色原野上；最後，它竭盡所能，再把餘光隨便地放在一座不很大的佛堂屋脊。

我不敢驚動您，您是那麼安靜。我輕點腳步，先走進左首的佛堂，那裡還沒到焚香晚課的時候。我先瞻仰一下殿上的金身佛像，然後，也不敢

驚動佛陀，只輕輕膜拜，再退回堂外的草坪。

不應該猶豫的，是我的怯懦。我覺得，應該說什麼呢？

有些出家人是莊嚴的，有些法師們是神聖的；有些禪林，山門緊閉。朋友，我總算沒有忘記——我為的瞻仰您。

走過一排褐色的瓦屋簷，旅程是如此之短。

我隨便敲一個屋門，「的。的。」

一個老婦人來迎接我，我說：「這裡有出家人麼？」我同時告訴了您的名字。

「哦。是的。是的。」她說。

她帶我轉身回到我曾經過的一個門前，房裡空空的。

朋友，老婦人說，您剛出去，要我等。

我就坐在您那間作為寫作的小房子裡等您。

三、

我總猜不透您，是什麼模樣，何種表情？是莊嚴，還是神聖？抑或是充滿人情的？

苦思，幻想，包圍着我。

夕陽，把最後的光輝收回去，像一個老人將死。

忽然，我看到誰了。一個穿着僧

裝的老年人，踉蹌地走來，我相信，是得着什麼信了？「是您麼？」我想。是那一個身材較矮，面容微胖的出家人；印入我的眼眸，有一雙深大的眼，豐隆的鼻子，很厚的嘴唇，我怎麼形容一個忠厚直樸的老人呢。

我相信，您看到了我，在您面前的，是一個年青的軍人。

我慌忙地站起來，「您是？」我說。

「我是大醒！」

「哦？我，我叫陳銳。」

「是的，是的，我想是您。」

這就是您呀，朋友。

見了您，好像碰到許多家鄉人，吸滿一腔家鄉味。

您是那麼毫無顧忌的談，毫不神聖地說着，好像我們軍人和軍人談話。

不久，我們就非常熟悉了，原來，我們就非常熟悉的。

您好像從別的地方回來，有點累，還忙和我談話。

「那玉我是認識的。」您說，您也整理東西。

「是的。」我怯生生的說。

「這女孩子男性感很強。」

「是的。」我依然唯唯諾諾。

「她在『復旦』的時候就信佛的。」

「不，」我說，這才忽然大膽起來，「她在金陵女中就皈依了。」

「該死，我這麼糊塗，她原是在金陵女中就皈依的。」

「老婦人來了，暗示一件事要做。」

我想：有些出家人的確與人間有些距離。

「先生拜佛！」您告訴我，「然後再吃飯。」您告訴那老婦人。

這時，我好像您的子弟，您披上袈裟，到佛堂去的時候，經過一塊草地，我說：「那玉是個強項的女孩子，不過，她承認對佛學有興趣，却不是個嚴格學佛的。」

「誰說的？」您很懷疑。

「她自己對我說的，她把佛學當一種哲理研究。」

「完全錯了！」您低頭一聲。

「現在，她連哲理也不研究了。」

我說。

夜幕蓋下來。

「她原是薄弱的？」

「她有些地方非常淺近。」我說

在香火點點的佛殿上，您拜着佛，我在您身傍做一簡單的晚課。

新生 海天

我要忘却我的過去，

譬如昨日已死；

我要努力尋找新生，

像今日已經誕生！

我要像飛蛾一般地勇敢，

投向另一個光明的世界；

雖然，火焰灼傷了我的羽翼，

也不因此而氣餒！

四、

走出佛殿，在夜色蒼茫裡，我感覺您在我的身傍，像一個母親似的，您比我矮許多，原來我長得太長。我記得我母親是如此的。

我跟您吃一頓稀飯拌小菜的晚餐，您說這裡的飯是花點錢的，但也是一種布施。我很難記得那是什麼菜，我以為那餐飯非常可口。

等到滿天綴滿星斗，我們才把話搬到場場上談。

時間久了，年青人的記憶也變得非常模糊。

我想，我企圖拜您為師。

「你是有個瘤腿的師父。」您很詫異。

「您怎麼知道的？」

「您在信上告訴我的。」

我真健忘。

「是的，我說，『我的師父是瘤子，是一個鄉下的出家人。』」

「那就夠了！」

「為什麼呢？」我問您，「一個

人是不是可以拜幾個師父呢？我看許多人是這麼做的。」

「不，他們要那麼做，也許他們很對。」

「他們要結識許多有修養的人做老師。」

「老師則不同。但是，不拜許多師父，也一樣可以結識許多有修養的人，假如你想認識他們。這是老師，不是師父。」

「哦。」

「你不怪我吧？」

「不，但是，您不收弟子麼？」

我天真地問。

「在幾年前，我都很難決定，在學識修養不夠豐富之前，是很難作人師的。有許多人有師父要和我結緣的，我拒絕了。有許多特地來和我結緣的，我也婉謝了。直到最近，我才開始結識一些人，這不是因為我要傳派系，是因為他們非常愛護我，使一個人無法拒絕愛他的人所給予的好意。」

許久，我不能說話。您又變成一個對我十分陌生的人。

我們談到您的刊物——海潮音，您也會說，剪刀剪糊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而且，您說：『我的身體似乎已難支持，可是，只要能支持，我總是支持的。這是太虛大師惟一的世界生命。但竟還有人把它當作『化緣簿子』，像拒絕一個討債鬼般，吝嗇他們的信仰。』

我說：「在目前情況下，國國民貧，也難怪他們。」

「所以，我得罪許多人，有些事，我是決不閉嘴的，應該說的就說，應該動的筆就動筆。」

在說話的時候，夜漸漸冷了，看錶，才知道已到十一點。您告訴我睡在被子裡談。於是，把燈熄了，我睡在您身傍，使我想起小時，睡在祖父的身傍，聽他講聊齋故事。

我把前面的話忘了。忽然我問您事什麼宗的？

五、

「我什麼宗都學，一個人求學應該先普遍再專。」您說。

「您是專唯識的？太虛大師也是——」我問。

「不，」您打斷我的話，「太虛大師不是屬於那一宗的大師。」

我再問您，您說，「一個人到緊要關頭，總要念佛。」於是您小聲念一句佛號，在夜裡，那聲音竟聽得很遠。

我們又談到您的過去，在大戰前，您曾在過淮陰，那時王德溥先生做那裡的專員。

「王德溥是個很能幹的專員，」您說，「當抗戰初期我常做他的客人，向他討教些有關抗戰的措施。」

我不知道王德溥先生，我說那時我還小。

「是的，」您說，「他是一個難得的『清官』，一個有魄力的人。」

好像我們所談的，世間事較多，出世間事較少。

我幾乎忘了，您是個高血壓病患者，而我專為探病而來。

我想到佛陀遺弟子向維摩詰居士探病的故事。

「老師，」我很困難地叫您一聲，「您的病好些麼？」

「啊，謝謝你，」您提高聲音說，「我的高血壓已降低到一百四十度，也許會好的。不過，這是難好的病。」

「您要多注重身體，別太勞動，高血壓對五十以上的人很麻煩。」

「一個人對任何事都有辦法，對自己的病常常束手無策。這種東西，像死一樣，人生總難免。」

我深深地喘一口氣。「一個人難

得跳出一關。」我想。
「活得越觀些，把世間看得平淡些，那是好的。」您說。
「今天您從那裡來的？」我問。
「去寄封信。」
「自己去？」
「不，」您說，「有時我也到臺北、臺中去，爲看些朋友，或爲刊物。」

「我希望您多休息。」
「是的，但是總要跑的。我老了，也很糊塗。有時在火車上掉了錢，有時上街寄信，忘了帶信去，你說一個人老了怎麼辦？」
「是的。的。的。……」
不知談到什麼時候，不知誰先停止說話，也不知誰先入夢。
夜間山風掠過屋角，最後我聽到山風都失去聲息。

啊，朋友，您總把我當一個小朋友，叫我做「仁者」，我是知道不應該如此的。
我記起我母親，記起祖父，然後我記起您。

六、

那天天亮，我起得很遲，但又很早去趕火車。清早，山中另有一番境界，我更多一層認識。您在我的眼裡，您像爲一個遠行的家人送別，一步一叮嚀，一字一囑咐，「是的，時間太匆促，你應該來，再來。我多麼喜愛年青人……」您的聲音像從山裡發出來，充滿沉重的至情。
您，拍着我的肩，把我送到陡坡，前我又忘了向您敬禮，走下山坡。

從山小徑回頭望您，您像株古柏，在那草坪的沿邊，我不知道是淚，還是清晨的露水，浸濕我，直到我不見您，您也不見我。
朋友，不應該如此稱呼，我的老師，您。

離別的味道，很難體會，是那苦澀。要是沒有情感的，當然不同。可是，您，整個活在我的心裡。直到賈懷謙先生信上告訴我，您的病又轉緊，後來，您又拋棄了我們，從此，我們便失掉了您。
有什麼說的，朋友？

當一層層苦味的記憶弄亂了我的視線，昨夜夢魂中，您沒有忘掉我，讓我爲一個外方的朋友，寄上我無限的虔誠，淚水，懷念，給佛國中的您。
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湧淚賦稿

慈航法師全集

全部出版

慈航法師全集，共一百四十萬言，計分訂成五編，十二冊：第一編，相宗十講一冊，第二編，大乘起信論講話一冊，第三編，十二門論講話一冊，第四編，成唯識論講話五冊，第五編，菩提心影（釋疑、人生、法教、雜頌）四冊。現已全部出版，每部定價新臺幣壹百元。單購最近出版之「成唯識論講話」者，每部（五冊）定價新臺幣四十元。存書不多，欲購從速。直接函購：沙市彌勒內院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郵局劃撥儲蓄戶：「一二〇五二」號。

推薦流通瑜伽焰口

影印兼流通者：

新店竹林精舍：郵政劃撥賬號第一三二六五號

基隆自由書店：郵政劃撥賬號第一二四六五號

佛門的梵唄，讚頌，不啻中國的禮樂，更能令人精神肅穆，達到蕭然超脫的境界。尤其是水陸，焰口，堪譽爲中國最富價值的梵唄。查本省應用的瑜伽焰口一書，外表的形式，內容的板眼，都覺得不夠莊嚴，美滿，而且錯字。茲特依據南京寶華山及常州天寧寺原本，慎重影印，以供愛好梵唄者研究學習。紙張採用八十磅模造紙，樣式是梵本（摺疊式）封面用硬紙板套色精印，這樣，可能耐久不壞，莊嚴美觀；打開來閱讀用小箋籤挑翻，尤爲便利。封面裡附施食圖，曼陀羅圖，及未登台的唱誦儀文。封底裡是章獻聖像，觀想及板眼的說明。尤其當中正式登台作法演唱的八段大文的板眼精確可貴；並且具有兩重板眼的特點，一是寶華山的大板，一是天寧寺的鑄鈴板，這是臺灣坊間流行的焰口本中所沒有的，本精舍發起影印這本的目的，是爲便利清內外出家二衆作法應用。同時，也希望在家信徒中學有修密法者，及愛好文學者，不妨請購參考。（據說，召請等文，出於蘇東坡手筆，頗富文學價值）作爲法寶的供養。這都是修福修慧的大事業！

我們的希望：

一、本省凡應付佛事的寺院，宜各購請焰口一堂，每堂七衆，就需要七冊；如個別的僧尼，亦宜人手一冊。像這種精美完善的焰口本，值得購置，不要錯過良機。現在印刷的數量僅數百冊，需者從速購請。
一、瑜伽焰口新印本封面分兩種：藍布燙金封面每冊流通價新臺幣二十五元，港幣七元。套色紙板封面每冊流通價新臺幣廿元，港幣六元。基隆愛三路自由書店，新店文中路竹林精舍均爲該書經銷處。如發心購閱者，請將下列購書單填好，如向新店竹林精舍購請，即用郵政劃撥戶號第一三二六五號匯款購辦；如向基隆自由書店購請，即用郵政劃撥戶號第一二四六五號匯款購辦。如無購書單請按照「購書單」格式填寫；或用信箋詳載購書人的姓名住址，並將購書的冊數，匯寄的書款若干填明寄來照辦爲荷。

人生雜誌，自從出版以來，已經八個年頭了。

今當發行九卷第一期，無論作者讀者以及本社同人，能在這動蕩不安的反抗抗俄的時代中，產生了一個為佛教宣傳教義的刊物，大多數的人們因此了解佛法，而走向正途，在這一點上，是值我們稍可告慰的。回想人生過去八年的艱苦奮鬥的過程中，首先樹起發揚人生佛教的旗幟，吹起了保衛人權自由與維護人道主義的號角；為人類文化增添之許多富有歷史價值的寶貴文獻，就這些功績來說，它應該是值得人們歌頌和讚揚的。但它所以有過去的成績，除當感謝許多社董及作者之外，那就要算到凡為人生服務的法師居士，應當用十二萬的至誠向他們致敬。如果沒有他們的

財法二施支持，人生決不會有今日的一天。不過編者希望他們還以過去愛護的心，繼續不斷的去，尤其是作者們，要更努力撰寫佳作，以光篇幅，這是編者唯一的請求和希望。

編者的話

人生從復刊後，為了配合時代的需要及人心的要求，為了佛法的弘揚與人道主義的維持，曾經批判過無神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也曾努力地遺棄過「狹歌王朝」控制下的暴行。它為了促醒自由世界人類類的覺悟，澈底去揭露今日大陸上幾千萬善良人民的饑餓與迫害。它為了警告自由世界佛教徒的團結，呼籲東南亞各地佛教國家應該加速從事民族感情的聯繫與文化的交流，共同發揚佛陀救世精神和教義，予無神唯物主義加以嚴厲的澈底批駁，

來安定人心，迎取未來人類真正的永久和平。人生為了提醒自由中國佛教徒的自覺與覺悟，曾指示當前中國佛教所應與大變疾呼，在沉悶的中國佛教界中，激起了一片新生的狂花，在緘默的輿論界裡，引起了不少人們注意。這是它給予自由世界人類的貢獻。從這些貢獻上看來，似乎為自由中國慶幸，並且為自由世界祝福。

人生是傳播佛法的號角，是發揚真理的使者，它在這動蕩不安的時代裡，是人們共同渴望的精神食糧，它尤其是特別着重發揚人生佛教的教義，標樹維護人道的主張，這更是切合現實時代與人心需要的刊物。我們希望它能够負起時代給予的使命與人們對它的渴望！

一編者——

本期所發表的各篇大作，均是自由中國佛教界著名的老作家寫的，其文意之美，請讀者自己去欣賞體味，恕不介紹。

佛教產生於東亞，又在東亞發揚光大，故凡佛教徒實有認識東亞佛教史之必要。近果宗法師曾翻譯日人所著「東亞佛教史」，已在香港無盡燈上連載了幾期，現無盡燈因編者出國弘法而停刊，編者今特徵得果宗法師同意，將其所譯上書續稿，從下期起在本刊連續發表，特此先告讀者。

編者年青學淺，今奉東公法師慈命，來為人生服務，自知力不勝任，但為着弘揚佛法，只得勉強來學習，向祈各位作者與讀者時賜指教，以匡不逮，則不勝感激之至！

佛

新北投居士林護關委員會緣起

清月

夫住世三寶，以僧寶為楷模；而僧寶進修，又以掩關的第一。是以明之蓮池，藕益諸大德，近代印光，太虛等大師；莫不皆以掩關為修行入道之深徑者，蓋非此不能擺脫世緣而靜其心也。

新北投居士林，山幽林靜，為掩關修行之勝地；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六日，已有妙然沙門，掩華嚴關於此，今又有宏慈法師，定於四十六年，三月五日（即農曆二月初四日），來此發心掩法華關；大有雲龍風虎追從之勢，靈峯（藕益大師掩關之處）普陀（印光、太虛二大師掩關之處）再興之風；誠國家民族復興之徵兆，續佛慧命之燈塔也。

惟該林四事所給，雖住臥有所而食輪難轉，因此同人等，發起組織護關委員會，籌集道糧，供養行僧。但以獨木難支大廈，冀集腋而成佳裘。勸請十方善信，同道蓮友，共結勝緣，同圓盛舉，其功德不可思議矣！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北投居士林護關委員會籌備發起人謹啓

普

照

光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d Association,
260 Kwang Ming Road,
Pei-tao, Tai-pei,
Taiwan.

4 December in the Year of Buddha 2500

Dear Brethern of Burma Burma Buddhist Association:

Upon the opening of this Organization your precious offering of a bronze Buddha statue for our warship and adoration has been praised and rejoiced by all the disciples of Buddha in here. To show our gratitude, we are hereby offering you a set of lithographic "Da Chong Sutra", newly published by this Organization.

"Da Chong sutra" has been the most valuable sutra throughout thousands of years of Buddhism in China. Since the mainland fell to the hands of the Communists, all sutras in temples or convents have been destroyed or burned by those barbarous and inhuman bandits. Being unwilling to see the truth of our religion to be erased from the earth, this Organization has decided to put 2,000 copies of Da Chong Sutra in print, so as to circulate them in the world and enable every individual may have the chance to learn truth of Buddha. The whole Sutra totals fifty-five volumes. We are offering you 20 volumes in advance and one volume for each month afterward. The whole task will be completed probably next year. Our Rev. Lo Kuan (U. Kethaya) in Rangoon will be the representative for us to deliver the said sutra.

May your country be ever in prosperity and the Truth of Buddha be learned by all.

Yours very truly,

TmgsIn

TonS Tsu

Chief



萬金油

發萬治能

八卦丹

腦醒神提

頭痛粉

痛頭止立

清快水

熱帶湯清

止痛散

止即後服

堂安永標虎

號四九六七二：話電
號八〇一路南平延市北臺

中華佛教文化館邀請法國佛教青年

比丘阿難陀講佛法聽眾二百餘眾

法國佛教青年比丘阿難陀，前由考察日本佛教完畢後，復來自中國求學大乘佛法，卓錫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為該館上賓。本月八號適即農曆十二月初八日；佛陀成道紀念日，該館東初法師特請阿難陀演講佛法，是日各界來賓頗多，佛教徒立法委員蘇汝澄、沈潛、馮正忠、董正之、周宣德、陳顯國、竺鳴濤、美人亞洲協會史麟書，諸先生及鄭介民夫人等二百餘眾，首先由東初法師作簡短介紹詞，繼由外交部廖先生譯英語，講演時間經過一時三十分，阿難陀以深入淺出方法說明佛法妙義，聽眾無不贊揚他富有演說才。

我國佛教徒立法委員

公宴阿難陀比丘

我國立法委員，董正之、蘇汝澄、沈潛、馮正忠、陳志康、姜詔謨及周宣德、陳顯國等不特均信佛教，且素對佛教，國際化極為熱心，以阿難陀遠道



到來宣揚佛法，特於九號聯合假文化館公宴阿難陀尊，以表敬意，席間對今後佛教世界文化交流諸多寶貴意見。

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行

佛七慶祝佛陀成道紀念

法國阿難陀法師講道

賑濟白米加惠貧民

本月八號適為佛陀成道紀念日，中華佛教文化館特舉行佛七慶祝，並請法國阿難陀法師講道，參加慶祝各界信徒三百餘人，當午發放賑米加惠當地貧民，每戶八臺斤發揚佛陀慈悲精神前往領米老百姓，無不喜笑顏開，不斷念阿彌陀佛！

守成法師

掩彌陀關

【竹東】此間北埔淨蓮寺住持守成法師，近為增進慧業起見，於本月五日假該寺掩彌陀關三年是日前往祝賀者，有其師友智光、南亭、演培、悟一、隆根、靈根、清月、幻生、自立、妙峯戒視諸法師等僧俗數十餘人。聞午間進關典禮，由智光老法師主持說法云。

大仙寺請隆泉

法師講楞嚴經

【臺南白河訊】仙草舖大仙寺本年秋節後禮請隆泉老法師講大佛頂首楞嚴經已於十二月十日圓滿是日該寺四眾及東林精舍軍忠佛徒近兩百人于大殿拜願回向莊嚴殊勝得未曾有振光法師並于此時出其刺血書寫楞嚴咒三部楞嚴咒一百八份，分送師友及寺方紀念益使大眾感動又該寺四眾感于佛法難聞仍堅留隆泉法師續講法華經或地藏經但隆師以高雄先有講經之約允于明秋再來大仙寺為南部佛教首利住

持開參法師監院施海淨居士領導及四眾熱心護持下數年講經不輟預料今後必將日見其興隆云。

達賴活佛

在印說法

【新德里消息】現年廿一歲的達賴喇嘛，首次到印度參加佛陀二千五百年紀念大典。他到了新德里後，印政府特加保護，招待他住在海德拉巴宮的豪華殿內。

達賴在海德拉巴宮內，每晨九時開始，即升座說法一小時。法壇設在大廳的一角上，張一大蓬帳，壇在蓬的中央，上設一法座，每晨即登壇說法。聽眾皆是僑居在在印度的西藏教胞，每天都有大批善信前往聽講，並膜拜這位年青的達賴活佛。禮畢，各人領得達賴所賜之一條紅帶子而歸。共匪這次派遣達賴赴印度的目的，不無政治作用。但達賴甘心「為匪作僱，甚為可悲」。

太虛大師舍利塔

在香港荃灣興建

【香港】中國佛教故領袖太虛大師，生平弘揚佛法遍世界，著作至七百五十萬言，由港臺佛教名流組織太虛大師全書委員會，計全部六十四冊，經七年之努力，今已全部出版，由正覺蓮社負責發行，大師於三十六年圓寂上海，經火化後有七色舍利數百顆，全國各大城市均建塔紀念。港地佛教諸公，年前已組太虛大師建塔委員會，由優曇、覺光、茂慈、竺摩、陳靜濤、王學仁、葉福靈、黎本立、何心尊、林楞真、江淑嫻等募得巨款，塔地由茂慈法師布施。承建者永生公司，於十二月九日，舉行動土禮。屆時全體委員前往誦經，並定四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舉行奉安大典，將招待全港人士參加云。

